

人类经典的“十字坐标”符号系统古法考 ——来自中国双墩古陶图文与甲骨文和古埃及象形文字的佐证

The Classic "Cross Coordinate" Symbol System of Ancient Law Examination

——From Ancient Pottery Shuangdun Chinese Text and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and Ancient Egyptian Hieroglyphs Evidence

专
辑

文 / 吴天



吴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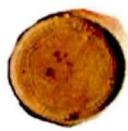
国家一级美术师 雕塑家

编者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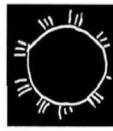
本刊在两年前刊载了吴天先生撰写的《甲骨文养藏着中国史前原始“木结构”建筑原型》一文，其独特见解，引来多方关注。鉴于此，我刊于本期特设专辑一栏，继续推出吴天先生的近期力作《人类经典的“十字坐标”符号系统古法考》。该文通过对双墩出土的有着七千多年历史的古陶图文“十字坐标”系统的解读，揭示了中国史前原始建构与编制空间构造的文化涵义及发生形成的古法，并进一步探索人类新旧石器时代之交的第一次“木结构”时期和新石器中后期的第二次“石结构”时期建筑革命的开启之玄秘。



陶图文‘太阳’（双墩92T0723（27）：23）



陶图文‘太阳’（双墩93征集品：7）



陶图文‘杆栏建筑’（双墩93征集品：9）



陶图文‘杆栏建筑’（双墩92T0723（27）：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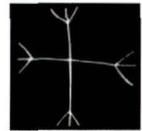
陶图文‘杆栏建筑’（双墩86T0820（3）：31）



陶图文‘木’字（双墩86T0820（3）：49）



1.甲文‘木’字（库226一期）
2.甲文‘木’字（珠800二期）



陶图文‘木字建构坐标’（双墩86发掘品：89）



陶图文‘木字建构坐标’（双墩91T0722（26）：76）

陶图文‘木’字（双墩91T0819（19）：107）

陶图文‘米字建构坐标’（双墩92T0723（11）：67）

中国古陶图文第一时期：双墩文化（约距今有7300—7100年）

探索·发现·揭秘

何为中国史前原始建构与编制‘坐标’的文化?
何为人类原始建构与编制‘坐标’的源头?
何为人文经典的原始结构符号系统?
何为‘几何’图形结构的母本?



双墩·陶塑人头像

古老的、神秘的‘古陶图文’，迄今依然沉睡着……。七千多年前的彩陶器与小小彩陶碎片都凝固着玄秘的图文范儿，让人心旷神怡的走进了如醉如痴的梦境。至今，后生们仍无人知晓古陶图文范儿蕴藏的真谛；无人读懂古陶图文范儿表达的心声；无人敲开古陶图文范儿的——‘处女地’。

由于该课题的命题，笔者有幸走进沉睡在七千多年前的中国古陶图文“十字坐标”符号系统范儿的‘处女地’；有幸走进沉睡在三千多年前的中国‘甲骨文字’符号范儿之怀；有幸走进沉睡在五千多年前的古埃及‘圣书文字’符号范儿之怀，能够与这些符号范儿对话、通心，全得以缘分。其实，得以继撰写《甲骨文养藏着中国史前原始“木结构”建筑原型》一文，在《建筑与文化》杂志发表之后，再一次直追中国史前原始建构与编制空间构造的文化涵义及发生形成的古法，而得以觉悟。觉悟，触动笔者不得不站在人类新旧石器时代之交的第一次“木结构”时期与新石器中后期的第二次“石结构”时期的建筑革命的开启，来研究人类原始建构与编制空间构造的古法、古义之道术。于是，笔者选择了《蚌埠双墩——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和《中国彩陶图谱》及历代陶器史料；选择了由郭沫若主编的《甲骨文合集》史料；选择了古埃及出土的‘圣书文字’——“十字坐标”符号、“直角”构件法器符号、“十字叉城市坐标”（城市）符号及大形石刻“井杆坐标”符号（九宫格）史料，作为该课题考证、揭示、演绎的主要依据。

然而，中国双墩考古发掘报告，从1985年发现，至1992年于2008年间才得以问世。也就是说，中国双墩考古发掘报告，从出土

到问世，再到今日已经有二十八年的光阴，迄今仍无人敲开‘古陶图文’符号的大门。

该双墩考古发掘报告讲：“陶器是人类在漫长的原始社会发展过程中最伟大的发明之一，考古材料证明，在中国境内1万多年前的先民们就已经发明了陶器的烧制技术。双墩是一处距今73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充分证明了双墩人的制陶技术已经比较成熟，并且创制了一套属于自身文化特征的陶器群，……”

“淮河流域的双墩遗址位于安徽省蚌埠市境内，是一处距今7300多年前的单一的新石器时代台地遗址，中心面积12000平方米左右。遗址1985年发现，至1992年先后三次发掘375平方米，出土大量的陶器，石器，蚌器，骨、角器等文化遗物和丰富的动物骨骼，还发现了600多件陶器刻划符号……，双墩遗址具有独立的、典型的陶器文化特征，特别该遗址中发现的数量众多，内容丰富，结构复杂的象形、几何及其他各种单体、重体、组合体类型的陶器刻划符号。”

“双墩遗址发现了我国目前年代较早、数量最多的陶器刻划符号，这套形、意结构的记事符号，对深入研究探讨双墩文化时期的历史状况，探讨其在中国文字起源和汉字的形成、发展中所起到的借鉴及影响作用具有重要意义。”《蚌埠双墩——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

其实，中国双墩出土的陶器与所承载的古陶图文符号，充分印证了七千多年前双墩智人的制陶技术进入了比较成熟的时期；充分印证了七千多年前中国双墩智人的契刻图文符号已经进入了科学理性与文化艺术的文明时期。就在这一时期，中国双墩陶器承载着中华民族前所未有的，乃至人类从未发掘出土的人文原始结构符号系统之经典的古陶

图文“十字坐标”符号系统。

当今中国的木匠师傅称“十字坐标”符号，为“四花墨线”（十）。据考古考证早在七千多年前中国余姚河姆渡人就发明了‘榫卯’木结构技术及成熟的“杆栏式”建筑。然而，在观其中国双墩出土的古陶图文中的“杆栏式”建筑图形，再一次印证中国七千多年前就有了简单化的“杆栏式”建筑。也就是说，在七千多年前就出现了‘榫卯’木结构，必然是以“四花墨线”（十）来划的线，来制作的。这一点不容置疑。

笔者在考证中国古陶图文“十字坐标”符号系统时，没有想到会引发出一连串的玄秘。玄秘，不得不让人冥思，不得不让人追究古陶图文“十字坐标”符号系统背后所隐藏的真实原形、真实本质、真实功能、真实价值及真实意象，以及古陶图文“十字坐标”符号系统所涉及诸多领域中具有独特的、唯一的、经典的、不可取而代之的结构力学、结构功能及结构的多元化价值。于是，笔者开始追究中国双墩出土的古陶图文“十字坐标”符号系统史料与中国殷商出土的甲骨文“十字坐标”文字史料和古埃及出土的圣书文字“十字坐标”符号、“直角”构件法器符号及大形石刻的“井杆坐标”符号（九宫格）等史料之根源；追究古陶图文“十字坐标”符号系统与人文原始结构符号系统之文脉；追究古陶图文“十字坐标”符号系统与中国史前原始建构和编制空间构造的文化涵义及发生形成的古法、古义之道术；追究古陶图文“十字坐标”符号系统与人类第二次“石结构”时期的建筑革命的开启，到底以何种古法、古义所建造；追究古陶图文“十字坐标”符号系统与“几何学”图形及“坐标系”符号文化涵义的发生形成

之关系；追究古陶图文“十字坐标”符号系统与‘规·矩’法器（工具）的发生形成之关系；追究古陶图文“十字坐标”符号系统与中国最原始的‘哲学’思维方法的文化涵义的发生形成之关系；追究中国最原始的‘八卦坐标’思维方法的文化涵义的发生形成之关系。可以说，这一切的追究都是该文章所要涉及研究的范围。

该课题研究的宗旨，笔者认为，在今天我们只有走出窠臼，老老实实跟随经典的考古报告，踏踏实实琢磨出土的史料，方能寻找到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未知答案；我们只有以“人文原始结构符号”这把钥匙，方能打开人类‘古陶图文’符号的大门，方能揭开中国古陶图文“十字坐标”符号系统与‘甲骨文字’符号和古埃及‘圣书文字’符号玄秘的真实面纱，方能洞见造陶智者、甲文智者及圣书智者造其‘古文字’符号所隐藏的真谛、所要表达的心声。

该课题研究的价值，乃前世无人立论，乃当代中外建构史学者、编制史学者及考古学者忽视的课题，乃当代中外古文字学者从未涉足的课题。看似普普通通的、简简单单的“十字坐标”符号系统，它蕴藏着人类上万年来以理性认知天下万象之独立的、独特

的、唯一的、经典的定位制造与定位法器的定位系统。正是这一定位系统，它蕴藏着人类上万年来以实践经验创建了经典力学、经典结构、经典功能、经典坐标、经典古法、古义之道术。肯定的讲，这一经典的“十字坐标”符号系统的功能价值，成就了人类诸多领域的广泛运用，至今任何结构符号系统乃不可替代的法宝。当然，这一经典的“十字坐标”符号系统的功能价值，方能填补中华乃至人类坐标符号系统史册之空白。这就是该课题研究价值之所在。

该课题研究的方法，主要以传统的考释与解读方法，同时，又以当代的‘解构与重构’与‘举折’等多元方法，来考证、揭示、演绎中国双墩出土的古陶图文“十字坐标”符号系统与中国历代出土的古陶图文“十字坐标”符号，与中国殷商出土的甲骨文“十字坐标”符号，与古埃及出土的象形文字“十字坐标”符号，与人文原始结构符号系统，与古今中外的建筑遗物、当代建筑设计、城市规划坐标及制造装置、制造构件、编制用具等具有“十字坐标”符号系统之间关系。

在此，笔者将以十个章节来考证、分析、揭示古陶图文“十字坐标”符号系统所

蕴藏的真谛。例如，第一章：考释古陶图文“十字坐标”符号生成原理与哲学的关系。第二章：考释古陶图文“十字坐标”符号派生“十”字结构符号系统。第三章：考释古陶图文“十字坐标”符号派生“木·米字建构坐标”符号。第四章：考释古陶图文“十字坐标”符号派生“井字坐标”符号系统，佐证原始建构与编制‘井干装置坐标’。第五章：考释古陶图文“十字坐标”符号系统生成“规·矩”原理。第六章：古陶图文“米字建构坐标”养藏着中国“八卦坐标”结构图形。第七章：考释古陶图文“十字坐标”符号与甲骨文“郭·墉”字，佐证中华三千多年前的城池坐标。第八章：古陶图文养藏着史前人类建造“石结构”的经典古法。第九章：考释古陶图文“万”字意象佐证人类早期“旋转装置”法轮。第十章：结语。也就是说，唯有以考证、揭示、演绎古陶图文“十字坐标”符号系统，方能印证中华民族乃‘自恋’、‘崇拜’人文原始结构符号系统的民族；方能佐证经典的“十字坐标”符号系统的功能价值，乃天下人文原始结构符号系统之经典；乃人类坐标符号系统之瑰宝；乃中华建构、编制及制造国粹之经典。

简述人类经典的“十字坐标”符号系统具有多元价值的研究

（一）

古老的、神秘的陶器在诞生的那一天，就见证人类摆脱了艰辛而漫长的黑夜，从此人类才有了煮食，才有了汤喝……。然而‘古陶图文’符号在诞生的刹那间，就见证人类创建了神秘的、唯一的、系统的、经典的陶器符号文化，从此人类才有了科学理性与文化艺术之觉悟，才有了形而上与形而下学之交媾，而跨入了新石器时代，开启了人类精神与物质文明的新纪元。

在新石器时代之初，那时人类社会还处在无君主专制、无国家性质、无意识形态的原始社会的自由王国的年代，那时地球上各大洲的宗族部落人们独享着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原始自由的狩猎、农耕、建构、编制等制造活动，常自恋着与生存当中所创造的奇迹、所取得的成就之价值、之物象作为依依不舍的爱物；常崇拜着与生存当中有密切相关的自然物象与人文物象作为精神寄托之祭品、之符号。就在这一时期，人类的圣火与大地的泥土相互碰撞、相互交媾了上万

年的岁月，终于成就了造陶智者玩泥造陶的制造术，从此才有了陶器的诞生。陶器的诞生，再次成就了造陶智者在玩泥造陶中以自恋、崇拜自然物象与人文物象，以理性认知天下万象之觉悟，以摹拟、记录、创造了以裸陶刻绘自然物象与人文物象之经典的‘古陶图文’符号。由于，陶器承载着‘古陶图文’符号的诞生，它彻底改变了人类上万年来的饮食炊具与饮食文化，从此人类才有了煮食、才有了盛水器、才有了汤喝……；它叩开了人类上万年来的精神意识的蜕变，从此人类才有了神秘的、唯一的、系统的、经典的‘古陶图文’符号文化。

仰观中华古老的、神秘的陶器，仍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七千多年前，中国广袤的大地上出现了多少弥足珍贵的彩陶，让人惊叹、敬畏；出现了多少神秘的‘古陶图文’符号，让人琢磨不透、百思不解。至今，后生们无人敲开‘古陶图文’符号的大门；无人揭开‘古陶图文’符号的面纱；无人知晓

它所隐藏的真谛。由此，‘古陶图文’符号依然沉睡着……。

据考古者的考定，中国安徽省双墩出土的古陶图文“十字坐标”符号系统的陶片史料，为新石器时期之初，距今约有7300~7100年。迄今为止，这些弥足珍贵的古陶图文“十字坐标”符号系统出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据笔者考证，中国双墩古陶图文“十字坐标”符号系统的功能价值特征，它既称得上中国古陶图文符号的第一时期，又称得上中国汉字发生形成雏形的最早时期，也称得上人类“几何学”图形及“坐标系”符号文化涵义的发生形成之母本；还称得上人类建构、编制及制造等极为珍贵的、唯一的、经典的定位制造与定位法器的双重功能及双重价值的定位系统。其实，中国古陶图文蕴藏着人类纯粹的、经典的、大量的人文原始结构符号系统，同时又凝聚着中华民族在原始建构与编制空间构造的科学理性的坐标符号与艺术审美的。这一点，足以印证中国古陶图文的真实原

形、真实本质、真实功能、真实价值及真实意象之所在。

其实，中国古陶图文“十字坐标”符号系统的诞生，出自造陶智者以自恋、崇拜心中的太阳——“人文原始结构符号系统”；出自造陶智者以理性认知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思维方式之觉悟，以约定、契慕、记录中华祖先上万年来经历第一次“木结构·藤结构·竹结构”的原始建构与编制空间构造的经典力学、经典结构、经典坐标、经典古法、古意之道术及淬炼的定位制造与定位法器的——定位系统。观其，中国历代‘古陶图文’符号的特征，主要以“人文原始结构符号系统”与“自然物象符号和物种符号”组成两大类型。据笔者考证统计分析，在中国历代的‘古陶图文’符号当中，唯有“人文原始结构符号系统”的数量远远超越了“自然物象符号和物种符号”的数量。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其实，数量众多的“人文原始结构符号系统”，足以印证造陶人偏爱、自恋、崇拜“人文原始结构符号系统”所具有实用功能价值与图形审美价值，才有大量的“人文原始结构符号系统”在中国‘古陶图文’符号当中占据重要的、神秘的位置。从另一层面来讲，唯有中国‘古陶图文’符号，足以印证中华民族乃自恋“人文原始结构符号系统”的民族。在今天，我们唯有以“人文原始结构符号系统”这把钥匙，才能打开古老的、神秘的‘古陶图文’符号的大门；才能揭开古老的、神秘的‘古陶图文’符号的面纱。

由于，古陶图文“十字坐标”符号系统的出土，足以印证为人类创建了第一个科学理性的标准化、规范化的、唯一的、系统的、经典的原始建构与编制空间构造的定位制造与定位法器的双重功能及双重价值的定位系统——‘经纬构件坐标术’·‘经纬构件法器术’。同时，为人类第二次“石结构”时期的建筑革命的开启，奠定了坚实的古法基础；为人类后来的第三次“多元结构”时期的建筑与制造革命的开启，奠定了坚实的古法基础；为人类“几何学”图形及“坐标系”符号的文化涵义发生形成，奠定了标准化、规范化的母本；为中国最原始的‘哲学’与‘八卦坐标’思维方法的文化涵义及发生形成，奠定了雏形之母本。唯有经典的“十字坐标”符号系统的出土，足以印证“十字坐标”符号系统远远超越了两千多年前的“度、量、衡”法器（注：度，是计量长短。量，是计量对某物质的容量。衡，是计量轻重。）；足以印证中华民族已经进入了原始建构与编制空间构造的成

熟时期足以；印证中华民族跨入了人类精神与物质文明的初级时期。这一点不得不让后生们深思。

（二）

何为经纬？何为四面？何为横竖？何为上下左右？何为东西南北？何为四面八方？何为四平八稳？何为东西南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何为“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何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何为人类史前第一次“木结构”时期的原始建构与编制空间构造发生形成，到底出自何种制造术？何为人类史前第二次“石结构”时期的建筑革命的开启，到底出自何种制造术？何为人文原始结构符号系统之经典力学、经典结构、经典功能、经典坐标、经典古法？何为‘几何学’图形文化涵义的发生形成，到底出自何种母本？何为‘规·矩’法器（工具）的发生形成，到底出自何种母本？何为中国最原始的‘哲学’思维方法的发生形成，到底出自何种雏形？何为何为中国最原始的‘八卦坐标’思维方法的发生形成，到底出自何种雏形？何为当代“坐标系”的发生形成，到底出自何种母本？这一切玄秘的答案，迄今为止，古往今来、古今中外无人提供最可靠的、准确的、原始的史料依据作出考证解答。

仰观，史前人类上古传承的原始建构与编制空间构造的经典“构件坐标符号系统”之遗物（‘经纬构件坐标’与‘经纬构件法器’），早已荡然无存。翻开中外建筑史册、制造史册等，仍无从找到解读这一切玄秘的答案。翻开中国《宋营造法式》图录和《清式营造则例》图录，只限于常规建构工程技术法式，根本没有涉足到原始建构与编制空间构造的经典“构件坐标符号系统”图录之论述；根本没有涉足到以原始的“十字坐标”（+）符号及派生的“木字建构坐标”（×）符号和“米字建构坐标”（※）符号的古法、古义的论述；根本没有涉足到原始建构与原始城市规划的‘宗庙建筑坐标’、‘城池规划坐标’、‘民宅建筑坐标’等坐标方位角的古法、古义的论述。然而，这一切玄秘的答案，就养藏在七千多年前的中国安徽省双墩出土的古陶图文“十字坐标”符号系统史料之怀；就养藏在三千多年前的中国河南省殷商出土的甲骨文“十字坐标”（十）符号等史料之怀；养藏在五千多年前的古埃及圣书文字“十字坐标”（十）符号等史料之怀。

其实，原始建构与原始城市规划的‘坐

标’古法、古义，在中国殷商的甲骨文中就有记载，如甲文“墉·郭”字（十^亾）（城池坐标），如甲文“十字箭头坐标”（）与甲文“亞”字（）和铭文“亞”（）（城池坐标）符号等史料，足以印证三千多年前殷商人早就懂得运用“十字坐标”古法、古义。然而，古埃及圣书文字的“十字坐标”+（ZII）符号、“直角”（corner of wall）构件法器符号及大形石刻的“井杆坐标”符号（九宫格）等史料，足以印证古埃及开山造石之古法、古义。可以肯定的讲，唯有这些古老的、经典的“十字坐标”符号系统，方能解读这一切玄秘的答案，方能驾驭东西南北，方能定位四面八方，方能量化天下万象，方能称起宇宙天体；唯有这些古老的、经典的“十字坐标”系统范儿，乃天下人文坐标符号之始祖。

从开山造石层面来讲，笔者又不得不问，为什么当代西方建筑史学者无人解答何为开山造石？山，到底怎么开？石，到底怎么造？料，到底怎么下？线，到底怎么划？为什么当代西方建筑史学者无人解答史前人类第二次“石结构”时期的建筑革命的开启，到底以何种古法、古义所建造？为什么当代西方建筑史学者无人解答古埃及“金字塔”建筑遗物，到底以何种古法、古义所建造？其实，西方建筑史学者、编制史学者、制造史学者及古文字学者还没有涉足对古埃及圣书文字的“十字坐标”+（ZII）符号、“直角”（corner of wall）构件法器符号及大形石刻的“井杆坐标”符号（九宫格）等史料的考证。如是说，没有对古埃及圣书文字的考证，也就无从解读以古埃及为代表的在人类新石器中后期的第二次“石结构”时期的建筑革命的开启，乃何古法之源由。

在史前人类的早期，原始建构与编制空间构造的经典“构件坐标符号系统”就源于“人文原始结构符号系统”之经典力学、经典结构、经典功能、经典坐标、经典古法的——“十字坐标”符号系统（定位制造与定位法器）。在此，笔者不得不问，为什么中外历代老祖宗要以古文字记录下这些“十字坐标”符号系统，来表达他们的心声？为什么原始建构与编制空间构造的经典“十字坐标”符号系统具有广泛的功能价值，而中外建筑史、编制史、制造史怎么没有记载？为什么原始建构与编制空间构造的经典“十字坐标”符号系统，仍活在当今的建构者、编制者及制造者的心中、眼中、手中、物象之中？在此，笔者不得不这样讲，这些经典的“构件坐标符号系统”，早就被古今中外

的建筑史学者、编制史学者及制造史学者们遗忘了！忽视了！是否是病灶，不得而知。

迄今，这一切玄秘的答案，就活在我们当下的建构者、编制者及制造者的心中、眼中、手中、物象之中；就活在人类以理性约定原始物质结构形态作为载体量化的‘坐标系’之中。在当今，人类所拥有、所掌控的“几何学”图形、“坐标系”符号及经典的建筑型制、编制型制及制造装置结构等，并非后生们的专利。至今，后生们一直不晓得这些经典的“十字坐标”符号系统的源由。

（三）

何为方位？方位，乃人的视觉感官与定位坐标作出的约定判断——“东西南北”·“四面八方”的位置。人对方位的判断有两种：其一，人凭借视觉感官认知自然物象作出方位的判断。如以太阳升起至太阳落下，被作为约定方位的位置；如以山河与平原，大树与高山等等，被作为约定方位的位置，乃之视觉感官判断方位。其二，人凭借视觉感官与凭借理性定位制造物象的结构形式——“十字坐标”符号及派生的“十字坐标”符号系统，被作为约定方位的位置；或借用定位制造物象的结构形式——“十字坐标”符号及派生的“十字坐标”符号系统，被作为量化万象方位的位置（坐标法器）；或借用定位制造物象的结构形式——“十字坐标”符号及派生的“十字坐标”符号系统，被作为参照物建立城池方位的位置，乃之物象结构判断方位。其实，前者局限在人的视觉感官认知自然物象的判断，而处在不确定性、不稳定性来界定方位的位置。这一现象标志着人类认知方位的初级阶段，也是人类与物种共同具有视觉的属性。后者既凭借人的视觉感官认知自然物象的判断，同时又凭借理性定位制造物象的结构形式的判断，而处在感性与理性相结合的科学化的经典坐标——陶图文“十字坐标”（十 东南西北）符号、“木字建构坐标”（十 东南西北）符号、“六方坐标”（×）符号、“米字建构坐标”（×××× 四面八方）符号与甲文“箭头坐标”（←↑）字、“墉·郭”字（城墙坐标）、甲文“亞”字（亼）和铭文“亚”（亞）（城池坐标）等符号，来界定方位的位置。这些象征符号标志着人类认知方位的文明程度。

何为经典定位制造？何为经典定位法器？其实，经典定位制造的诞生，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期之初，人类以原始建构与编制空间构造物象结构形态之结晶，所建立科学理性的标准化、规范化及功能价值的经典定位制造——“十字坐标”符号系统。然

而，经典定位法器的诞生，是建立在人类原始建构与编制空间构造物象结构形态的经典定位制造母本，作为经典定位法器——“十字坐标”符号系统。人类从远古至今，一直在制造的实践中寻找经典的结构力学、经典的结构功能、经典的结构规律及最大限度的结构价值。也就是说，唯有经典定位制造，才会有经典定位法器的诞生。

其实，一切经典定位制造，都是建立在制造空间构造的物象结构形态的功能化、合理化、标准化的价值之上，方决定了经典定位制造。

早在七千多年前，东方古老的、神秘的、唯一的、经典的古陶图文“十字坐标”符号系统在中华大地的双墩诞生了，从此点燃了中华民族以科学理性的‘古陶图文’符号文化之光。当然，也为人类创建了第一个科学理性的标准化、规范化的、唯一的、系统的、经典的原始建构和编制空间构造的定位制造与定位法器的双重功能及双重价值的定位系统。由于，中国古陶图文“十字坐标”符号系统的出土，足以解读何为定位法器，何为定位制造。笔者通过考证、揭示、演绎古陶图文“十字坐标”符号系统的认定，七千多年前古老的、神秘的、唯一的、经典的“十字坐标”符号系统的功能价值，方能驾驭东西南北，方能定位四面八方，方能量化天下万象，方能称起宇宙天体。

笔者在考释古陶图文“十字坐标”符号生成的原理，得出“十字坐标”符号生成公式：【〔—+|〕=〔十〕符号】。也就是说，‘十’字结构形式的诞生，是建立制

造空间结构的合理化、规范化及功能价值的分配与方位角的定位。其实，‘十’字结构的分配权与方位角的建立，方能萌生经纬，方能萌生四面，方能萌生横竖，方能萌生上下左右，方能萌生东西南北，方能萌生标准的、规范的、独特的人文‘几何’图形——四个标准化、规范化的‘直角’（L），或四个直角三角形（△），或四个等边三角形（△△△△）。

其实，中国古陶图文“十字坐标”符号系统的真实原形、真实本质、真实功能、真实价值及真实意象的特征，它是一个最古老的、简单的、唯一的、经典的“十”字结构形式，又是一个具有派生、再生“十”字结构系列符号系统的母本基因。这一“十”字结构形式与派生、再生“十”字结构系列符号系统，方称为人文原始结构符号系统之经典的定位制造。

在此准确的讲，古陶图文“十字坐标”符号系统的诞生，出自造陶智者约定、契摹、塑造、记录人文原始结构符号系统之经典的“十”字结构形式及“十字结构坐标”符号系统。换言之，“十”字结构的生存原理，源于最普普通通地、简简单单地原始建构与编制空间构造物象结构形态，是以一横（材料）叠加一竖（材料），方形成的对称、垂直、平衡的四个标准化、规范化的‘直角’——‘十’字结构（方位分配与方位角）。这一‘十’字结构形式，方称为“十字坐标”符号。其二，“十”字结构形式，既具有派生、再生“木字建构坐标”（十）符号和“米字建构坐标”（××××）符号；又具有派生“井字坐标”（井）符号及“井字坐标”（井井）符号系统等等。



（‘直角三角形’与‘直角’生存的原理）

〔十字结构定位制造公式：（1横材料+1竖材料）=‘十’字（‘十’字定位坐标）〕
“十字坐标”符号生存的原理

结构形式、结构功能、结构价值、结构规律的坐标符号文化。看似简单的“十”字结构形式，能够走到今天，能够继续彰显它的功能价值，这并不简单。

何为量化？俗话说：“拿着框框套鸡蛋”，这算是最通俗的比喻量化。量化，它是实在的，看得到的，又摸得到的东西，同时具有规范的尺度及法定程序的标准；量化，是解决、帮助、支撑人的思维意识与视觉感官去识别、去判断、去认知世界万象的准则；量化，又是界定人类跨入以理性的文明标志。然而，量化目的，它是将一切物质细化为有规范的尺度，有法定程序标准的——经典定位法器。

观其中国商周时期，那时候的华人祖先早就懂得以理性约定物象载体作为量化的法器，方有“度、量、衡”的诞生。（注：度，是计量长短。量，是计量对某物质的容量。衡，是计量轻重。）话又说回来，早在七千多年前中国双墩出土的古陶图文“十字坐标”符号系统，它已经具有原始建构与编制空间构造物象结构形态的定位制造之功能——‘经纬构件坐标术’，同时又能借用‘经纬构件坐标术’作为载体量化天下万象的定位法器之功能——‘经纬构件法器术’。其实，经典的“十字坐标”符号系统，乃人文原始结构符号系统之经典的定位制造与定位法器的双重功能及双重价值的定位系统。

如是说，要将经典的“十字坐标”符号系统的功能价值与“度、量、衡”的功能价值相比较，可以说“十字坐标”符号系统远远超越了两千多年前的“度、量、衡”法器。这一点不得不让后生们深思。其实，古老的、神秘的、经典的“十字坐标”符号

系统的功能价值，乃天下任何人文结构符号系统不可取代的‘经纬构件坐标术’和‘经纬构件法器术’。唯有这一经典的“十字坐标”符号系统，方能驾驭东西南北，方能定位四面八方，方能量化天下万象，方能称起宇宙天体。

为什么要这样讲，其实天下之道，就在于知其一点，方能举一反三。这就是人的天性本领。换言之，只要知晓以‘十’字结构之母本的定位结构形式，接下来方能萌生、派生“十字坐标”符号系统。

从历史层面来看经典定位法器的发生形成，其实经典定位法器的发生形成，是建立在经典定位制造的母本原形的发生形成之上。也就是说，唯有经典定位制造的母本原形，方决定了经典定位法器确定。如观其中国安徽双墩出土约有七千多年前的古陶图文“十字坐标”（十）符号及派生的“木字建构坐标”（+）符号和“米字建构坐标”（米）符号（定位四面八方）符号陶片，派生的‘几何学’图形与‘坐标系’符号，与在安徽凌家滩出土约有五千多年前的玉片“八卦坐标”（定位四面八方）符号，与在安徽阜阳双古堆出土约有一千多年前的汉墓M4‘漆木式八卦’符号，足以印证古陶图文“十字坐标”（十）符号系统具有经典的定位制造与经典的定位法器的双重功能及双重价值的定位系统；足以印证华人早就掌握了经典的定位制造与经典的定位法器的定位系统。由于古陶图文“十字坐标”符号系统的诞生，从此为人类仰观天地、收揽乾坤、量化天下万象奠定了“坐标文化”的基石。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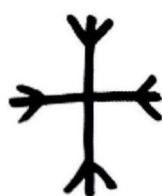
何为‘古文字’坐标符号？在此，观其

七千多年前的中国古陶图文“十字坐标”符号系统与三千多年前的中国甲骨文“十字坐标”符号史料和五千多年前的古埃及圣书文字“十字坐标”符号史料，方能洞见中国造陶智者与甲文智者和古埃及造字智者在年代上相差约有几千多年的光阴，但是三者以古文字的“十字坐标”符号，乃有通心、通意、通象之属性。这一点，不得不让后生们惊喜、敬畏！不得不让后生们深思、叩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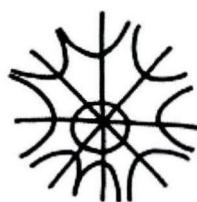
从‘古文字’出土的年代来讲，中国古陶图文“十字坐标”符号系统出土的年代，它远远超越了‘甲骨文字’符号约有四千多年前。同时，它又远远超越了古埃及‘象形文字’符号约有两千多年前。这足以印证中国双墩出土的古陶图文“十字坐标”符号系统，既称之为“古文字”符号，又称为人类最早时期的‘古文字’符号。

从考证中国双墩陶器与陶片图文符号来讲，既有出土了标准化、规范化、系统的、经典的古陶图文“十字坐标”符号系统，又出土了大量的原始建构和编制空间构造的结构形式符号，还出土了原始‘杆栏建筑’符号及其它类型的坐标符号。这一点，足以印证中国双墩出土的大量古陶图文符号系统，都源于天下“人文原始结构符号系统”之经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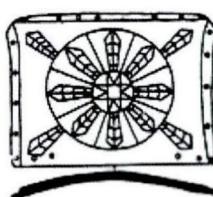
在史前人类的早期，人类‘古图文字’的最高价值，虽然在于以‘古图文字’去契摹、塑造、记录、表现自然景观物象与物种形象作为符号，而更加看重以‘古图·文字’去契摹、记录、表现‘人文原始结构符号系统’与经典的原始建构和编制空间构造的“十字坐标”符号系统作为主要的符号，来表达民族意象的心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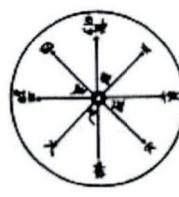
①



②



③



④

① 约7000年（安徽双墩陶片“木字建构坐标”）
③ 约5000年（安徽凌家滩M4‘玉片八卦’）

② 约7000年（安徽双墩陶片“米字建构坐标”）
④ 约2000年（安徽阜阳双古堆汉墓M4‘漆木式八卦’）

（中国“八卦坐标”符号发生形成的过程）

A. 中国古陶图文“十字坐标”符号系统史料（距今约730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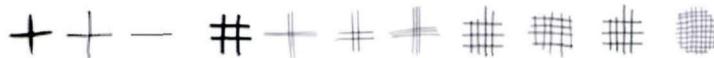
以“十”字结构派生“十字坐标”符号系统：



(以“十”字结构派生“木字建构坐标”和“米字建构坐标”符号)



(以“十”字结构派生“井字坐标”符号系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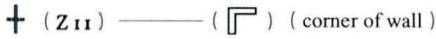
**B. 中国‘甲骨文字’符号史料（距今约3500年）**

以“十”字结构派生“十”字结构文字符号系统：

甲骨文“十字箭头坐标”() (乙3428一期), “甲”()字(后上5.1一期)、() (佚585一期), “中”()字(乙4507一期)、() (粹597四期), “田”()字(菁1.1一期)、() (拾6.1三期)、() (粹1545四期)、() (粹1223四期), “郭·墉”()字(城池坐标)“亞”()字(甲3942五期), 及晚期的铭文“亚”()字(铜器三代2.29) (城池坐标)、()、()等符号, 来界定方位的位置。这些象征符号标志着人类认知方位的文明程度。

C. 古埃及‘圣书文字’符号史料（距今约5500年）

以“十”字结构派生“直角”(矩尺)工具：



在考证古埃及‘圣书文字’时, 笔者发现经典的“十字坐标”()符号和“直角”() (corner of wall)构件法器、“十字叉城市坐标”() (city)符号及大形石刻“井杆”图形, 同时又发现经典的“金字塔”() (△王陵) (pyramid side of surrounding wall)、“阶梯”() (stairway)、“双阶梯”() (double stairway), “拱券门”() (stela)和“神社、神庙、神龛”() (shrine)及“幕墙的神社”() (facade of shrine)等象形文字。其实这些象形文字, 都出自古埃及造字者以契摹建构古法及建筑原形作为参照物, 而造其‘圣书文字’。仅凭以上这些圣书文字史料证据, 足以印证人类在没有‘几何学’, 照样能够建造古埃及“金字塔”及神庙、神社。

为什么在七千多年前, 中国双墩的造陶老祖宗要以理性思维认知天下制造之觉悟, 约定、契摹、记录‘三维结构符号系统’的‘树干’作为参照物, 造其‘二维结构符号系统’的古陶图文‘木’()字; 造其以‘木’字架构的‘十’——“木字建构坐标”()符号; 造其以‘木’字架构的‘米’——“米字建构坐标”() ()符号呢?

为什么在三千多年前, 中国殷商的甲文造字者要以理性思维认知天下制造之觉悟, 约定、契摹、记录‘三维结构符号系统’的‘树干’作为参照物, 造其了‘二维结构符号系统’的甲骨文‘木’() ()字呢? 为什么甲文造字者要以甲骨文‘木’() ()字, 建立‘木’字偏傍的母本呢?

纵观, 古陶图文‘木’()字和“木字建构坐标”()符号、“米字建构坐标”() ()符号与甲骨文‘木’() ()字及以‘木’字偏傍的母本等文字, 都源于原始建构与编制空间构造之材料——‘树干’。其实, 在中国汉字中, 以“木”字作为偏傍母本的文字太多; 以“木”字作为建构、编制、木质工具的文字太多。仅凭一个‘木’字, 足以印证造陶老祖宗与甲文造字者在告诫华人后生, ‘树干’就是人类原始建构与编制空间构造的典型象征性文字。

(五)

在史前人类的早期, 人类‘制造’的最高境界, 虽然看重‘制造’人类生存中狩猎、农

耕及编制工具等, 但是更加看重‘制造’人类生存中终生企盼着能藏身储物的大型的、复杂性的空间结构系统的——建筑。如是说, 站在史前人类的早期来论‘制造’建筑家园, 这的确是人欣喜的一件伟大工程, 让人值得骄傲的一件大事。仅凭这一点, 足以让人产生‘自恋’家园, ‘崇拜’家园之情结。这就是人类生存与‘制造’居住的价值观。在今天, 人们依然企盼着有一美好的家园, 仍依依不舍的‘自恋’着家园。

在史前人类的早期, 人类‘自恋’属性的最高境界, 并不在于‘自恋’自我的颜貌肉体之骨架, 而在于‘自恋’自我的智力与创造, 以及约定自我‘崇拜’的偶像之中。然而, 中国双墩智人仍‘自恋’自我的智力与创造的古陶图文“十字坐标”符号系统的价值, 以及约定自我‘崇拜’的偶像之中, 不断地获得“自信心”, 不断地重塑——“自信心”。其实, 人类就是在‘自恋’与‘崇拜’的偶像中, 萌生出人类的“自信心”。“自信心”, 乃人类走向文明的动力。

何为造陶智者? 其实, 陶器诞生的那一天就有了造陶智者。在新石器之初的陶智者, 乃后来之秀的新型的制造者。新型的制造者, 当然更加热爱玩泥造陶的独特工种; 更加偏爱、崇拜制造业各门类的原始结构符号系统与经典的原始建构和编制空间构造的符号系统之古法。由此, 偏爱与崇拜之情结, 方萌生造陶智者的自恋——‘人文原始结构符号系统’之经典结构符号的审美。然而, 新型的制造者, 仍热爱着自然物象与物种形态的审美。唯有热爱天下万象之情结, 方以契摹、记录天下万象的‘古陶图文’符号的诞生。这一点, 有待我们研究造陶与造陶人之间的关系, 造陶与‘古陶图文’符号之间的关系。其实, 陶器功能价值与陶器图文功能价值承载着人类精神与物质的文明。

在人类原始制造业的领域, 那时候的造陶者既是一位后来居上的玩泥造陶的制造者, 又是一位以异想天开契刻绘制图文的艺术家, 还是一位传播制造术文化的智者。由于, 造陶与造陶者智的出现成就了人类科学理性与文化艺术之觉悟, 而开启了人类精神与物质文明的新纪元。从此, 人类才有了煮食, 才有了汤喝……; 从此, 人类才有了‘古陶图文’符号。从历史层面来讲, 在新石器时期之初, 造陶者处原始社会的自由王国的年代。正是这一年代, 成就了造陶者独享着玩泥造陶的制造术; 又成就了造陶者随心所欲契刻、绘制‘古陶图文’符号。在

当时的造陶智者已经具有多元身份、多元能力，而无人取代的地位。那时的造陶智者可以称之为知图文断图文的高人。

从制造者层面来讲，造陶者与建构者、编制者都属于制造相者，前者乃土与火的新型制造者，后者乃原始空间构造的制造者。也就是说，造陶者在玩泥之中既具有造陶器与契刻绘制图文的最佳条件，又具有极强的表现欲望，还具有自恋的心结，才会留下‘古陶图文’符号之证据。由于，出土了大量的陶器与‘古陶图文’符号之证据，足以印证华人在制陶工艺和制陶艺术方面，为中华民族的陶器制造工艺及艺术奠定了基石；足以印证华人在契摹、记录、创建了唯一的、经典的‘古陶图文’符号及“十字坐标”符号系统的语言，作为表达民族的心声。

从造陶者层面来讲，观其史前天下各路智者，可以说华人造陶者方能称之为知图文断图文之高人。在造陶诞生之初，那时候的玩陶者独享着造陶的自由，时儿有着悠闲的情趣，时儿又有着奇思的神悟，时儿还有着动手的能力。其实，中国的造陶者是一位玩弄陶器的，地地道道的制造者。制造者，当然偏爱自我创造的人文原始结构系列符号系统。然而，中国的造陶者既是一位造陶与绘图的艺人，又是一位造陶与契刻陶文的高人，还是一位造陶与传播陶文化的智者。可以说，在那宗族的原始时代，无人能够与造陶智者比高下。中国的造陶者以造其陶器、绘制陶图、契刻陶文的多元知识面，来表达心中所爱、所恋、所崇拜的自然物象形态与人文原始结构形态。但是，造陶者更加强调‘自恋’人文原始结构系列符号系统及“十字坐标”符号系统的崇拜情结来表达民族语言的心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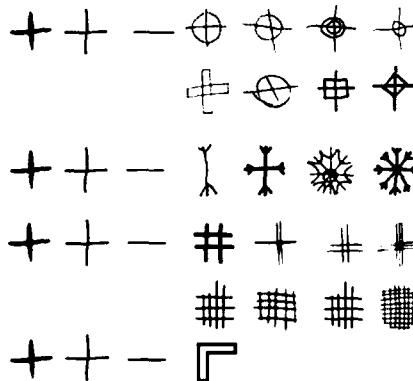
在史前人类的早期，那时候的原始建构、编制及制造技术工种诞生之初，没有严格的分工；那时候的原始建构者、编制者及制造者是不分你我之身份，乃孪生兄弟，乃同根同源，乃通心通物，乃同古法古义之道术。也就是说，人类早期的原始建构与编制空间构造的经典“十字坐标”符号系统的古法、古义，乃三者共享制造之道术。其实，经典的“十字坐标”符号系统的功能价值，它远远超越了人类古今中外的任何结构符号系统的功能价值；它既是木匠搭建棚居划线下木料的必备工具，又是编匠制造框框笼子的必备结构形式，还是石匠开山造石划线下石料的必备工具。从另一层面来讲，经典的“十字坐标”符号系统，也是人类建筑设计、城市规划及制造业、航海航空业等等诸多领域的必备符号系统。

(六)

何为开山造石？山，到底怎么开？石，到底怎么造？料，到底怎么下？线，到底怎么划？然而，古埃及“金字塔”建筑遗物，到底怎么堆石成山？古希腊雅典露天的“第奥尼苏斯剧场”、“厄比道洛斯剧场”建筑遗物，到底怎么建造圆形阶梯？墨西哥玛雅“金字塔”建筑遗物，到底怎么叠石祭坛？古罗马“万神庙”建筑遗物，到底怎么建造圆形穹顶？西方“拱顶结构”建筑遗物，到底怎么建造弧形结构？这一切玄秘的答案，迄今为止，西方建筑史学者、建筑考古者、古文字学者及制造学者还没有找到可靠的、原始的、经典的史料依据，方能考证、揭示、演绎、佐证史前人类新石器时代中后期建造经典的“石结构”建筑遗物的古法、古意之道术。

在此，笔者不得不问，为什么当代西方建筑史学者、建筑考古者、古文字学者及制造学者一直在不断的考证古埃及“金字塔”建筑遗物、宗庙建筑遗物及后期的“石结构”建筑遗物的建造工程，乃何种建造古法？为什么当代西方无人解答何为开山造石？无人解答史前人类第二次“石结构”时期的建筑革命的开启，到底乃何种古法、古义所建造。其实，西方建筑史学者、建筑考古者、古文字学者及制造学者在考证古埃及“金字塔”建筑遗物，是以“十字坐标”(十+)符号，或以“米字坐标”(米)，或以“十字方形坐标”(申)，或以“十字棱形坐标”(中)符号作为考证、揭示、演绎之解读。但是，这些学者他们并不晓得所运用的坐标符号，就出自老祖宗开山造石的法宝：就出自人文原始结构符号系统之经典。

人类第二次“石结构”时期的建筑革命的开启，全得以后生们一直坚守、遵循人类第一次“木结构”时期创建经典的“十字坐标”(十)符号系统的古法。唯有“十字坐标”(十)符号，方能派生诸多门类的坐标符号系统，方能派生“直角”(矩尺)工具。



也就是说，唯有经典的“十字坐标”

(十)符号系统的古法与派生典型的“直角”(□)工具，人类才有了开山凿石之方法；才有了叠石成‘金’的——“金字塔”建筑的诞生；才有了后来“石结构”建筑革命的发展。之后人类的“土木结构”、“石木结构”、“砖木结构”、“钢架结构”等多元结构设计及城市规划设计等，都遵循人类第一次“木结构”时期创建经典的“十字坐标”(十)符号系统的古法。这是不容置疑的。笔者在考证古埃及象形文字中，发现了“十字坐标”(十)符号、“直角”(corner of wall)构件法器符号及大形石刻的“井杆坐标”符号(九宫格)史料证据。由此，可以肯定的讲，伟大的古埃及人在第一次“木结构”时期与第二次“石结构”时期的建筑革命的开启，早就懂得、早就掌握了经典的“十字坐标”(十)符号、“直角”(corner of wall)构件法器符号及大形石刻的“井杆坐标”符号(九宫格)古法，才能够开山造石；才能够建造“金字塔”。要不然，根本不可能有人类第二次“石结构”时期的建筑革命的开启。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这一点，不得不让中外建筑史学者、建筑考古者、古文字学者及制造学者惊喜、敬畏、深思、叩问。

(七)

在‘几何学’还没有诞生之前，人类早就掌握了初级的‘加减’运算法。其实，人类初级的‘加减’运算法的诞生，迄今无从追溯到源头。

那时候的人类在新旧石器时代之交的第一次“木结构”时期，早就掌握着初级的‘加减’运算法与经典的原始建构和编制空间构造的“十字坐标”符号系统及派生的“直角”(□)构件法器符号等定位制造与定位法器的定位系统。也就是说，那时候根本没有‘几何学’的运算，但是人类能够以初级的‘加减’运算法与经典的原始建构和编制空间构造的“十字坐标”符号系统与“直角”(□)构件法器符号，就能划线下木料——搭建棚居；就能以‘十’字符号系统的结构形式——编制框框笼子；就能划线下石料——开山造石。这就是初级的‘加减’运算法与经典的“十字坐标”符号系统的价值所在。

人类初级的‘加减’运算的发生，其实是建立在人类生存中的食物分配与物质分配的需求量；其二，是建立在人类制造业中的建构与编制空间构造的物质大中小体量与物质的数量所决定的。当然包括约定物质‘材料’架构及‘材料’架构的‘几何’图形的

尺度所决定的。在史前早期，哪怕人类还没有掌握标准化的数字及标准化的运算公式，但是仍懂得初级的‘加减’运算法。可以讲，史前人类早就懂得原始建构与编制空间构造的物质对称与平衡——四面与八方，长方形与正方形，圆形与椭圆形，直角三角形与等边三角形，长·宽·高等等制造道术。其实，人只凭借正常视觉感官认知物质的多与少、大与小、长与短、粗与细、加与减的运算法，这就足够了。准确的讲，人类初级的‘加减’运算是伴随着人类生产力的发展而形成的。

在当下，人们随都知晓‘几何学’，乃之西方人所创建的。在今天，人们随都不晓得人类最早时期原始的、标准化、规范化的人文‘几何学’图形文化涵义的发生形成的雏形母本，以及史前人类“石结构”建造的经典古法，就养藏在中国双墩的古陶图文“十字坐标”（十）符号系统之怀中；就养藏在古埃及象形文字的“十字坐标”+（ZII）符号、“直角”『（corner of wall）构件法器符号及大形石刻的“井杆坐标”符号（九宫格）之怀中。也就是说，在‘几何学’还没有诞生之前，人类在新旧石器时代之交的第一次“木结构”时期，就建立了原始建构与编制空间构造的“十字坐标”符号系统的古法，就进入了原始建构与编制空间构造的成熟时期。正是在第一次“木结构”时期建立的“十字坐标”符号系统的古法，才为人类第二次“石结构”时期的建筑革命的开启，奠定了坚实的古法基础。

肯定的讲，天下标准化、规范化的人文‘几何学’图形的发生形成，仍伴随着人类原始建构与编制空间构造的“十字坐标”符号系统的母本；仍遵循着经典的“十字坐标”符号系统生成的——直角三角形、等边三角形、圆形、方形、四方形、矩形、菱形等图形结构，从而得以制造结构图形功能价值与结构图形规律的属性，才有了‘几何学’图形的诞生之日。

迄今为止，没有任何学者提供考证解读‘几何学’图形，乃何时、何地、何物发生形成的史料依据；没有任何“人文原始结构符号系统”能够取代“十字坐标”符号系统。换言之，在‘几何学’还没有诞生之前，五千多年前的古埃及人仅凭初级运算法与经典的“十字坐标”符号系统及‘直角尺’的古法、古义之道术，就能建构古埃及“金字塔”；就能解读建构与编制空间构造

之道术。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

（八）

何为中国哲学？到底中国最早时期的原始‘理学’，或原始‘哲学’思维方式的文化涵义的发生形成的雏形之母本，起源于何时、何处、何物？迄今为止，古往今来的‘哲学’史学者还没有为我们提供最早时期的、最可靠的原始材料依据，可以说还没有涉足到这一课题的研究。其实，中国‘哲学’思维方式的文化涵义的发生形成的雏形之母本，就养藏在中国七千多年前的古陶图文“十字坐标”符号系统与三千多年前的‘甲骨文字’符号之怀中。

在两千多年前，老子的《易经》讲：“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老子的《道德经》讲：“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之经典论语，早就被华人称之为中华‘哲学’的典范。然而，这一经典论语，至今仍无人找到解读经典论语的经典史料。笔者有幸在考证中国七千多年前的古陶图文“十字坐标”符号系统与三千多年前的‘甲骨文字’符号中，发现老祖宗以理性认知制造万象的古法、古义之道术，造其了经典的、古老的“十字坐标”符号系统；发现老祖宗以理性认知造字的古法、古义之道术，造其了经典的、古老的‘甲骨文字’符号。唯有这些经典的、古老的图文符号史料，方能准确地、生动地、通俗地解读老子的经典论语。换言之，其实经典的、古老的“十字坐标”符号系统，足以印证老祖宗在制造万象的实践中，早就得以‘制造哲学’之智慧、之觉悟；足以印证老祖宗在造字的实践中，早就得以‘造字哲学’之智慧、之觉悟。笔者认为，唯有这些经典的、古老的图文符号史料，方能与我们后生对话、通心。

在今天，唯有七千多年前的中国双墩出土的古陶图文“十字坐标”符号系统的生成原理与中国殷商‘甲骨文字’符号的生成原理，方能印证中国最早时期的、原始的‘哲学’思维方式的文化涵义的发生形成的雏形。准确的讲，中国最早时期的原始‘哲学’思维方式的文化涵义发生形成的雏形，就养藏在人类原始‘制造哲学’与‘造字哲学’之怀中。其实，人类的一切理论和符号系统的建立，都源于实践出真知，乃开启天下理学之光。

从‘哲学’思维层面来讲，其实，天下‘哲人’与‘哲学’的诞生，非异想天开方能得成，唯有来自精神与物质的高

度文明程度之觉悟；唯有得以自然之道、生存之道、人文制造之道术，方能在形而上获得‘理学’之大道。也就是说，唯有经典的、古老的古陶图文“十字坐标”（十）符号系统与经典的、古老的‘甲骨文字’符号的古法、古义之道术，方能诠释老子的经典哲学论语。

（九）

眼高手低与高手眼低之说，这是人类认知世界的两种态度，也是形而上与形而下之间，或心与手之间，或静止与运动之间的互换性——“交媾”。

人类在诞生之初，人凭着眼，认知自然空间万象与空间构造的结构，而获得视觉的感性概念，既具象又模糊的图像；人凭着手，认知人文空间构造的结构，而获得动手的理性概念，既看得到又摸得到，有着规范尺度及法定程序的量化标准的物象。在现实之中，有时人的眼界远远超越手之上，被称之为高人；有时人的手巧远远超越眼之上，被称之为巨匠。然而，人在认知自然空间万象与人文空间构造结构的过程，仍依赖于感性与理性约定量化的载体，来帮助、解决、支撑眼与手的相互协调，去识别、去判断、去认知天下万象，去探寻人文空间构造的结构。其实，眼与手的相互协调，乃之心灵的掌控。也就是说，唯有遵循以感性与理性的二元相结合，方能成就人类以科学态度去认知世界。

话又说回来，笔者论其眼高手低之说，高手眼低之说，其目的性，在于找回已经消失数千年的原始建构与制造物象结构的遗物。在此，我们唯有考证眼高的造陶者所造古陶图文的点、线、面、形，方能印证造陶者乃认知人文空间构造之结构；方能从中找到远古高手建构者与制造者以手掌控材料来表现点、线、面、形之答案。其实，双墩“古陶图文”的点、线、面、形，出自眼高的造陶者以偏爱、崇拜、契慕、记录华夏远古先祖高手以手掌控材料来表现空间构造之结构；以手掌控材料来认知点、线、面、形的空间构造。如以材料与材料相交汇的结构处，乃之点（·）；如以一横树干与一竖树干相叠架交汇的结构处（十·），就是点；如以二横树干与二竖树干相叠架交汇的结构处（#），乃之四个点；如以材料的长度来确定两头，乃之两点（·—·）；如以材料的长度，乃之线（—|＼／）；如以材料的编制，乃之面；如以材料的制造空间结构，乃之形；如以举折软性材料，乃之

弧形、乃之拱形、乃之椭圆形、乃之圆形（ $\cap \cup \infty \odot$ ）；如以举折硬性材料，乃之锐形、乃锥形、乃之入形（ $\wedge \vee \angle$ ）；如连续二次举折中性材料，乃之三角形（ \triangle ）；如连续三次举折中性材料，乃之方形（ \square ）；如连续前后举折中性材料，乃之锐波形（ $\wedge \wedge \wedge \wedge$ ）（ $V V V V$ ）；如连续前后举折软性材料，乃之弧波形（ $U \cap U \cap U \cap$ ）等等。其二，如果以二元结构相构造，或以三元结构相构造，或以四元结构相构造等等，将会构造出诸多的、奇异的万象空间结构之形态。在今天，唯有考证双墩古陶图文“十字坐标”（十）系列的结构符号系统，就会惊喜的发现造陶者以眼高之神明、以契摹之记录华夏远古先祖离手玩弄材料来认知空间构造之结构。由此，肯定的讲，人活着就是在以双手玩弄材料、玩弄结构、玩弄空间构造符号来认知天下万象。

何为二维图形与三维图形之间发生、形成的视觉平面图形与体积转化的关系？在考证中国古陶图文“十字坐标”符号系统与人文原始结构符号系统的关系，或二维图形的古陶图文“十字坐标”符号系统与三维图形的人文原始结构符号系统的关系，一定要掌握二者图形的特征，方能识别、判断二维图形与三维图形之间发生、形成的视觉平面图形与体积转化的关系。其实，古陶图文“十字坐标”符号系统，出自华夏造陶智者以二维笔划契摹三维原始建构与编制空间构造的“十字坐标”符号系统（直接的‘三维结构符号’）作为参照物，造二维的“十字坐标”符号系统。在此，笔者特别要提到，我们在考证二维古陶图文“十字坐标”符号系统（间接的‘二维结构符号’）时，一定要审视二维图形与三维图形之间所发生形成的真实原本，方能找到二维图形所具有的特征。其实，二维图形的特征：一、方能表现三维图形的外轮廓，这是以正视审视体积的结论；二、方能表现三维图形的剖视图，这是以剖视审视体积的结论；三、方能表现三维图形的平面图，这是以俯视审视体积的结论。然而，古陶图文的基本法则，是以二维线条契摹三维具象的、繁杂的世间万象，方获得由“剖视图、平面图、轮廓图、俯视图”来表现具象的、繁杂的世间万象。这一方式是以线条绘画，或以线条书写文字，或以线条契摹物象的二维线条图。也就是说，二维图形的特征完全可以解构三维图

形，同时又能呈现三维图形的另一侧面。该二维图形与三维图形之说，方有助于我们考证二维图形与三维图形之间发生、形成的视觉平面图形与体积转化的关系之道。唯有以这一方法，方能敲开古陶图文范儿的——‘处女地’。

(十)

人类的一切理论学问与理性符号系统的建立，都源于社会实践的经验；都遵循于各门类的道术，方得以理性认知天下万象之觉悟；方得以总结归纳天下万象，来约定建立理论与理性符号系统的合理性、科学性及规范化的共识——‘学问术’。在人类文字还没有诞生之前，人类的一切理论表述是不可能建立的。但是，唯有人文原始结构符号系统的建立，则不拘于文字而存在。也就是说，可以契摹、记录经典的人文原始结构符号系统与自然物象符号和物种象符号，来约定、归纳、建立具有实用型功能价值的符号系统。其实，建立人文原始结构符号系统与人干活的工具一个样，二者都具有实用型功能价值。也就是说，人文原始结构符号系统的建立，方可称之为理性符号系统。

在此，可以肯定的讲，在人类理论学问还没诞生之前，人类的理性符号系统早早就建立了经典的“十字坐标”符号系统。

在此，笔者要问，什么是‘十’字结构？什么是‘米’字结构？什么是‘太阳’？什么是‘木’字、‘井’字？其实，在七千多年前华人造陶祖先早就为我们约定、界定了古陶图文‘十字结构’、‘米字结构’及‘十字坐标’符号系统，乃原始建构与编制空间构造之物象；早就为我们约定、界定了陶图‘太阳’，就是太阳。而非人类后生联想‘十’字结构与‘米’字结构，乃‘太阳’之图，乃‘太阳’之说；早就为我们约定、界定了陶文‘木’字、‘井’字，乃原始结构形式。在约有五千多年前的中国古陶图文中，造陶祖先早就为我们约定、界定了陶文‘万’字，既是原始结构形式，又是人类早期原始旋转装置的——‘万’字（十 卜 卍）法轮符号。该‘万’字，非后生的联想乃‘太阳’之图，乃‘太阳’之说；非正时针旋转（十 卜）方向，乃正义性之说，非反时针旋转（十 卍）方向，乃邪恶性之说。其实，陶文‘万’字（十 卜 卍）法轮符号，出自造陶者随心所欲，或偏爱左手，或偏爱右手操作陶器与坐标轴点旋转方向，方约定造其正反旋转方向的陶文

‘万’字（十 卜 卍）法轮符号。其实笔者的目的，在于考证古陶图文符号背后所隐藏的真实原形、真实本质的人文原始结构符号。在此，笔者特别要提到，该文不否定人类后生对古陶图文符号的认知、联想、想象，或加上某些意识形态的标签，约定为自我崇拜与象征的符号；约定为民族崇拜与象征的符号信仰。

何为中华经典的人文坐标符号？这一玄秘的答案，迄今无人涉足这一课题的研究。其实，后生对中华史前早期原始建构与编制空间构造的文明程度的认知，仍停留在史后某些文献史料之怀，或停留在某些考古发现史料证据之说。如是说，要追溯中华经典的人文坐标符号之答案，我们只有走出窠臼，老老实实跟随考古发掘的经典报告，也许能够发现中华经典的人文坐标符号的源头，也许能够找到中华文明的母本，也许能够认知中华文明的真缔。其实，唯有考证中国双墩出土的有着七千多年前的‘古陶图文’符号，方能目睹祖先之智慧，方能触动后生之觉悟，方能重新认知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文明史。

通过考证中国“古陶图文”史料，笔者得出一个道理：中国史前原始建构与编制空间构造乃至史前人类的原始建构与编制空间构造的经典“十字坐标”符号系统，就源于人文原始结构符号系统之经典力学、经典结构、经典功能、经典坐标、经典古法；就养藏在中国双墩出土的古陶图文符号之怀。

在当下，唯有考古发掘的经典报告将会改写人类的历史，将会改变人们重新认知祖先的文明；将会改变人们重新建立学科的理论。可以说，史前人类早期的原始制造的文明，仍有着不少的空白点，还企待着更多的考古发掘的经典报告，方能重建、补写、修正中华诸多学科的理论。当然，唯有考证经典的古陶图文“十字坐标”符号系统，方能填补中华坐标符号系统史册乃至人类坐标符号系统史册之空白。

这一经典的古陶图文“十字坐标”符号系统的问世，将会让中华民族叹观止矣；将会让某些华人重新找回自信心；将会让世界重新认识中华先人在科学理性与文化艺术之间，或形而上与形而下之间，或心与手之间，或静止与运动之间玩转空间构造的——神智。

何为神秘？其实，天下神秘之物、奇异之事，乃吾不知也。不知，等于神秘。

考释古陶图文“十字坐标”符号 生成原理与哲学的关系

何为经纬？何为横竖？何为上下左右？何为东西南北？何为四面八方？何为四平八稳？何为“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何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一切玄秘的答案，迄今为止，古今中外无人以原始的、经典的史料依据作出考证解答。然而，这一切玄秘的答案，就养藏在中国双墩出土的，有着七千多年前的古陶图文的“十字坐标”（十）符号之中。看似简单普通的“十”字结构，唯有它存在着独特的功能价值，方能萌生‘经纬’、横竖、上下左右、东西南北、四面八方、四平八稳之结构分配权与方位角的建立；方能萌生人文‘几何’图形——‘直角’、直角三角形、等边三角形；方能萌生人文原始结构符号系统之经典力学、经典结构、经典坐标、经典古法——‘构件坐标’和‘构件法器’符号。其实，哲学的发生形成就蕴藏在自然万象之中；就蕴藏在人类的生成与制造实践之中。然而，老子的《易经》“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老子的《道德经》“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之经典论语，就蕴藏在原始建构与编制空间构造的“十字坐标”符号系统之中。迄今，唯有这一最原始的、唯一的、经典的古陶图文“十字坐标”符号系统史料，方能准确解读老子的经典论语之说；方能准确解读人类原始制造与原始坐标符号的发生形成之说。

从人类诞生之初，东方的华人仍与各大洲民族共同经历了上万年来的艰辛与痛苦的挣扎，在那死里逃生之时，他们一直所坚守着、琢磨着原始建构与编制空间构造的实践经验之传承，直至新石器时期之初，才走完了漫长的黑夜；才找到了原始

建构与编制空间构造的古法、古义。

据考古者的考定，中国安徽省双墩出土的古陶图文“十字坐标”符号系统的实际年代，距今约有7300~7100年。就是在这一历史时期，东方的华人为人类创建了第一个科学理性的标准化、规范化的“十字坐标”符号系统〔‘构件坐标术’和‘构件法器术’〕。注：〔‘构件坐标术’：乃以物质结构形态生成空间的制造。‘构件法器术’：乃以物质结构形态作为载体符号，量化万象的工具。〕换言之，东方的华人为人类第一次“木结构”时期的原始建构与编制空间构造建立了经典的制造术。其二，为人类第二次“石结构”时期的建筑革命——古埃及“金字塔”及后来各门类结构的建筑物，奠定了坚实的古法设计之基础。如是说，人类第二次“石结构”时期的建筑革命，仍遵循“十字坐标”符号系统及‘直角尺’（矩）之法器。如没有“十字坐标”符号系统，没有‘直角尺’（矩）之法器，要想开山造石是完全不可能的，是办不成的。其三，为人类‘几何学’图形文化涵义的发生形成，奠定了标准化、规范化图形结构的母本。如是说，人类‘几何学’图形文化涵义的发生形成，乃出于“十字坐标”符号系统之母本。其四，为人类‘规·矩’法器术（工具）的发生形成，奠定了法器结构的雏形。其实，人类‘规·矩’法器（工具）的发生形成，乃出于“十字坐标”符号系统派生之雏形。其五，为中国最原始的‘哲学’思维方法的发生形成，奠定了图形结构与思维方法的雏形。其实，中国最原始的‘哲学’思维方法的发生形成，乃出于“十字坐标”符号系统之雏形。其六，为中国最原始的‘八卦坐标’思维方法的发生形成，奠定了图形结构与思维方法的雏形。

其实，中国最原始的‘八卦坐标’思维方法的发生形成，乃出于“十字坐标”符号系统之雏形。其七，为当代人类“坐标系”的发生形成，奠定了标准化、规范化图形结构的母本。在此，肯定的讲，当代人类“坐标系”的发生形成，仍出于“十字坐标”符号系统之母本。这一切的玄秘，就是笔者直追中国史前原始建构与编制空间构造的文化涵义的发生形成之古法、古义等等之目的。

如是说，在中国双墩出土的古陶图文“十字坐标”符号，就有10尊之多，由古陶图文“十字坐标”符号母本派生的古陶图文“十字坐标”符号系统，就有30尊之多。仅凭古陶图文“十字坐标”符号母本的数量及派生的古陶图文“十字坐标”符号系统的数量，足以印证中国造陶祖先怀有对人文原始结构符号系统的所偏爱、所依恋、所崇拜的情结，才有这些古陶图文“十字坐标”符号系统的出现。这一点，足以印证七千多年前的华人早就得以远古传承的、原始的定位制造与定位法器的双重功能及双重价值的经典制造术——“十字坐标”符号系统（‘经纬构件坐标术’·‘经纬构件法器术’）。

由于，中国古陶图文“十字坐标”符号及系统的发现，足以印证在七千多年前华夏民族的原始建构与编制空间构造的综合性制造进入了成熟时期，进入了文明时期。唯有进入了成熟时期，进入了文明时期，才有造陶老祖宗以偏爱与想象之觉悟，约定、契摹、记录华夏远古传承的原始制造经验与原始‘哲学’思维所创建最古老的、简单的、唯一的、经典的，又具有神秘的人文‘几何’图形的“十字坐标”符号系统作为参照物，方造其古陶图文“十字坐标”符号系统，才有古陶图文

“十字坐标”符号系统的诞生。也就是说，中国古陶图文“十字坐标”符号系统的诞生，是建立在原始建构与编制空间构造的综合性制造的成熟时期。然而，中国古陶图文“十字坐标”符号系统的真实原形、真实本质及真实价值，就源于天下人文原始结构系列符号系统的‘构件坐标’符号系统，同时又以‘构件坐标’符号系统作为载体量化天下万象的‘构件法器’符号系统（注：‘构件法器’符号系统，就是工具符号系统。）。这一点，足以印证华夏民族早在七千多年前就跨入了人类以理性认知‘经纬坐标’及‘经纬坐标’符号系统的文明时期。

为什么“十字坐标”符号系统，具有‘构件坐标’符号系统和‘构件法器’符号系统的双重功能与双重价值的身份？其实，天下之道，就在于知其一点，方能举一反三。这就是人的天性之本领。

笔者认为，唯有中国古陶图文“十字坐标”符号系统（间接的‘二维结构符号’）养藏着中国史前原始建构与编制文化化的、经典的‘坐标基因’——“十字坐标”符号系统；养藏着人类建构与编制的源头所发生、形成的人文原始结构系列符号系统（直接的‘三维结构符号’）。其实，古陶图文“十字坐标”符号系统的诞生，出自华夏造陶者以二维笔划契摹三维原始建构与编制空间构造的“十字坐标”符号系统（直接的‘三维结构符号’）作为参照物，造二维形象的“十字坐标”符号系统。在此，笔者特别要提到，我们在考证二维古陶图文“十字坐标”符号系统时，一定要审视二维图形与三维图形之间所发生、形成的真实原本，方能找到二维图形所具有的特征。其实，二维图形的特征：一、方能表现三维图形的外轮廓，这是以正视审视体积的结论；二、方能表现三维图形的剖视图，这是以剖视审视体积的结论；三、方能表现三维图形的平面图，这是以俯视审视体积的结论。也就是说，二维图形的特征完全可以解构三维图形，同时又能呈现三维图形的另一侧面。该二维图形与三维图形之说，方有助于我们考证二维图形与三维图形之间所发生、形成的视觉平面与体积转化的关系之道。

中国古陶图文“十字坐标”符号的诞生，出自史前中国造陶祖先在七千多年前，以理性思维的眼光认知天下万象之觉悟；以所爱、所恋、所崇拜人文原始结构系列符号系统，方约定、契摹、记录远古

华夏民族以原始制造经验与原始‘哲学’思维所创建最古老的、简单的、唯一的，又具有神秘的、经典的“十字坐标”符号及派生的“十字坐标”符号系统作为参照物，而造其古陶图文“十字坐标”符号及派生的“十字坐标”符号系统。其实，古陶图文“十字坐标”符号及派生的“十字坐标”符号系统的真实原形、真实本质、真实功、真实价值，就来源于史前远古人类原始建构与编制空间构造的实践经验的‘结晶’；就来源于人文原始结构系列符号系统之经典力学、经典结构、经典坐标、经典古法。唯有古陶图文“十字坐标”符号及派生的“十字坐标”符号系统，方能印证在七千多年前，东方华人早就懂得、早就掌握了原始建构与编制空间构造的“十字坐标”符号及派生的“十字坐标”符号系统的分配权与方位角的古法、古义，而为人类创建了第一个科学理性的标准化、规范化的双重功能及双重价值的经典制造术——“十字坐标”符号系统（‘经纬构件坐标术’·‘经纬构件法器术’）。其实，唯有这些古陶图文“十字坐标”符号及派生的“十字坐标”符号系统的诞生，为人类的精神与物质文明奠定了科学理性的文化符号系统的雏形。

在此，笔者首先要讲一讲，何为‘十’字、‘米’字结构？何为‘太阳’结构？在七千多年前，中国造陶祖先在陶器载体上刻画的古陶图文中，早就为我们后生约定了“十字坐标”（+）符号及“十字坐标”符号派生的“木字坐标”（木）符号和“米字坐标”（米）符号等符号系统的形象；早就为我们后生约定了‘太阳’（日）符号的形象。为什么要这样讲，人类后生对‘十’（+）字结构形式和‘米’（米）字放射性结构形式与‘太阳’图像有着联想之说。其实，人类后生对‘十’字结构形式和‘米’字放射性结构形式的联想，只是认知上的另一观点。如果要从考证层面来讲，那就得追寻‘十’字结构形式和‘米’字放射性结构形式，乃何发生形成之源。如是说，天下考证与天下侦探一个样，只有找到被考证的源头和案发的源头，方能知晓事物的真相。在考证的面前我们不能任凭想当然之说。话又说回来，以上之说，不是为了争辩，而是为了证明‘太阳’就是‘太阳’，然而“十字坐标”（+）结构形式与“木字建构坐标”（木）符号和“米字建构坐标”（米）符号的放射性结构形式，就源于人文原始结构符号系统；就源于原始建构与编制空间构造的。

释古陶图文“十字坐标”符号生成原理特征

在考释古陶图文“十字坐标”符号生成原理时，先首要知晓古陶图文“十字坐标”符号的基本特征。其实，古陶图文“十字坐标”符号，它是一个最古老的、简单的、唯一的“十”字结构形式，又是一个具有独特的、经典的“十”字结构形式，也是一个能够派生、再生“十”字结构系列符号系统的母本基因，还是一个具有原始建构与编制空间构造的‘构件坐标’和‘构件法器’的双重功能与双重价值的符号。看似简单的“十”字结构形式，并不简单。这一“十”字结构形式能够走到今天，不知经历了多少漫长的岁月、不知经历了多少先祖的实践经验，才创造了简单而不简单的——经典的“十”字结构。

古陶图文“十字坐标”符号生成原理的特征，它出自中国造陶老祖宗以理性思维的觉悟，以约定、契摹、塑造、记录‘三维结构符号系统’的原始建构与编制空间构造的“十字坐标”（十）符号作为参照物，造其‘二维结构符号系统’的古陶图文“十字坐标”（十）符号。换言之，这些‘二维结构符号系统’的古陶图文“十字坐标”符号，就蕴藏着‘三维结构符号系统’的原始建构与编制空间构造的“十字坐标”（十）符号之中。

古陶图文“十字坐标”符号生成原理的特征：是以一横物质材料（—）与一竖物质材料（|），在相等尺寸、相等对称、相等平衡、相等距离的所约定中心点的交汇叠架（十），方能萌生人文原始结构系列符号系统唯一的、经典的‘十’字结构形式之母本；方能萌生‘经纬坐标’四面、横竖、上下左右、东西南北结构分配权与方位角的建立；方能萌生人文‘几何’图形——‘直角’、直角三角形、等边三角形；方能萌生人文原始结构系列符号系统之经典力学、经典结构、经典坐标、经典古法——‘构件坐标’和‘构件法器’符号。然而，“十字坐标”符号生成原理的核心，就在‘十’字结构的等距对称、等距平行、等距分配权与方位角的建立。由此，肯定说‘十’字结构形式的诞生，并不是造陶者随心所欲造的图文，而是出自造陶者的偏爱、自恋、崇拜人文原始结构形式的情结，以契摹人文原始结构形式作为之参照物所造。这就是中国古陶图文“十字坐标”符号的真实原形、真实本质及真实价值之答案。可以说，以上这些原始经验之法则，唯有在中国双墩古陶图文“十字坐标”（十）符号系统中都能找到答案。

古陶图文“十字坐标”符号生成原理



“十字坐标”符号生成公式：

$$[(—+|) = (十) 符号]$$

(中国古陶图文“十字坐标”符号系统出自中国双墩)

符号生成的原理，得出“十字坐标”符号生成公式：【【—+|】=（十）符号】。也就是说，“十”字结构形式的诞生，是建立制造空间结构的合理化、规范化及功能价值的分配与方位角的定位。其实，“十”字结构的分配权与方位角的建立，方能萌生经纬，方能萌生四面，方能萌生横竖，方能萌生上下左右，方能萌生东西南北，方能萌生标准的、规范的、独特的人文‘几何’图形——四个标准化、规范化的‘直角’（L），或四个直角三角形（△），或四个等边三角形（△△）。

在此准确的讲，古陶图文“十字坐标”符号系统的诞生，出自造陶智者约定、契摹、塑造、记录人文原始结构符号系统之经典的“十”字结构形式及“十字结构坐标”符号系统。换言之，“十”字结构的生存原理，源于最普通通地、简简单单地原始建构与编制空间构造物象结构形态，是以一横（材料）叠加一竖（材料），方形成的对称、垂直、平衡的四个标准化、规范化的‘直角’的‘十’字结构的定位制造（方位分配与方位角）。这一‘十’字结构形式，方称为“十字坐标”符号。其二，“十”字结构形式，既具有派生、再生“木字建构坐标”（+）符号和“米字建构坐标”（×）符号；又具有派生“井字坐标”（#）符号及“井字坐标”（#井）符号系统等等结构形式、结构功能、结构价值、结构规律的坐标符号文化。看似简单的“十”字结构形式，能够走到今天，能够继续彰显它的功能价值，这并不简单。

其实，这一切的答案，就养藏在中国双墩出土的，有着七千多年前的古陶图文的“十字坐标”（十）符号形象之中；就活在当代人类所享用、所掌控的“十字坐标系”及制造结构与装置器物等形象之中。

其实，古陶图文“十字坐标”符号的诞生，方能印证七千多年前中国原始建构与编制空间构造进入了较为成熟时期。仰观，七千多年前乃至旧石器时代早

期的原始建构与编制空间构造的立象，或构筑物、或构件，都乃之荡然无存。这一漫长艰辛兮兮，那时候的东西方民族生存状态，仍处在原始建构与编制空间构造的‘木质结构’形式和‘植物结构’形式；仍处在原始的、经典的‘三足鼎立’（木）结构与经典的甲骨文‘木’（木）树木字、‘旅’（旅）（木）（攴尖棚居）字、‘途’（途）（木）字（三足鼎立）、‘入’（入）（木）字、‘今’（今）（木）（两坡棚居）字、‘文’（文）（木）字（两坡棚居）、‘余’（余）（木）字（棚居结构）、‘康’（康）（木）字（树杆棚居）、‘庚’（庚）（木）字（树杆棚居）、‘衣’（衣）（木）字（地窝子）、‘宋’（宋）（木）字（树杆棚居）结构形式和甲骨文‘南’（南）（木）字‘杆栏式’建筑古法、古义的成熟时期①（注：三千多年前的甲骨文字记录了史前远古原始建构形式。）；仍处在原始的、经典的‘十字坐标’（十）经纬的符号系统——‘四面八方’（十）（×）及六面（×）方位结构形式；仍处在原始的、经典的“井字坐标”符号系统乃‘四平八稳’的——‘经纬井杆’（+ + 井）；仍处在原始的、经典的‘杆栏式’建筑（木）古法、古义的成熟时期。

②（注：七千多年前的古陶图文记录了史前远古原始建构与编制空间构造的形式。其实，古陶图文“十字坐标”符号系统和‘杆栏式建筑’符号与河姆渡建筑遗址的‘杆栏式建筑’，同属一个年代，又同属一个建筑型制。然而，古陶图文的‘杆栏式建筑’符号与河姆渡建筑遗址的‘杆栏式建筑’，与甲骨文‘南’字‘杆栏式建筑’符号，仍同属一个建筑型制。）

那时候的东西方民族早就懂得约定物质与物质之间的空间构造定位分配权与定位方位角的建立，物质与物质之间的空间构造的对称，物质与物质之间的空间构造的平行，物质与物质之间的空间构造的等距，物质与物质之间的空间构造的阴阳，物质与物质之间的空间构造的叠架，物质与物质之间的空间构造的交构、再构、重构等原始经验之法则。然而，这一制造的成熟时期并没有为我们留下原始建构与编制空间构造的‘构件’及‘构件坐标’和‘构件法器’遗物的证据，更没有为我们留下各种‘木质结构’建筑遗物的证据。

但是，唯有中国双墩出土的古陶上的“十字坐标”符号系统与‘构筑物’、原始‘杆栏式’建筑等图文史料证据；唯有中国殷墟出土的甲骨上的‘文字建筑’，方能见证七千年上下，东方华人在原始建构与编制空间构造的实践经验，早就进入了成熟时期；方能填补中国史前乃至人类史前早期原始建构与编制空间构造的空白点。这正是该文章所要探寻、考释、追溯中国史前原始建构与编制文化的源头乃至史前远古人类早期的原始建构与编制空间构造的起源；以及人文原始结构系列符号系统之经典力学、经典结构、经典坐标、经典古法之遗物、之答案。其实，人文原始结构在那远古一刹那间的萌生，她就一直伴随着、贯穿于我们建构与编制及制造领域的始终。

在此，笔者要以‘举拆’物质之道与‘俯视’物质之道，来揭示、演绎、论证中国古陶图文“十字坐标”符号系统，乃原始建构与编制空间构造的古法、古义。其实以‘举拆’物质之道的目的，在于告知朋友们要以‘举拆’硬性物质或软性物质的“十字建构坐标”（十）符号及“十字建构坐标”（十）符号系统，方能生成立体空间结构形式（△△）；要以‘举拆’硬性物质或软性物质的“十字建构坐标”（十）符号及“十字建构坐标”（十）符号系统，方能生成四角攴尖棚居（△）或四角穹顶棚居（○）。这就是‘举拆’物质之道。其二，其实以‘俯视’物质之道的目的，在于告知朋友们要以‘俯视’物质的眼光来看天下‘三维结构符号系统’的“十字坐标”（十）符号及“十字坐标”（十）符号系统，方能获得‘三维结构符号系统’被压缩为平面的‘二维结构符号系统’之答案。这就是‘俯视’物质之道。也就是说，唯有以‘举拆’物质之道与‘俯视’物质之道，方能揭示、演绎、论证中国古陶图文“十字坐标”符号系统，乃人文原始结构形式的真实原形、真实本质、真实价值之答案。

霍大同先生提出：“如‘十字坐标’符号系统，乃人类原始建构与编制空间构造的古法、古义的‘构件坐标’符号系统。有何证据能够证明‘十字坐标’符号系统，乃‘构件法器’符号系统？”俗话说：“拿着框框套鸡蛋”，方有参照葫芦画瓢之意。这算是最通俗的比喻之量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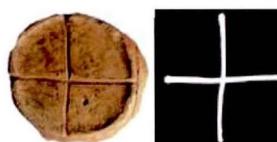
何为量化？其实‘构件坐标’符号系统的存在就具有‘构件法器’的量化功能价值。量化，它是实在的，看得到的，又摸得到的东西，同时具有规范的尺度及法定程序的标准；量化，是解决、帮助、支撑人的思维意识与视觉感官去识别、去判断、去认知世界万象的准则；量化，又是界定人类跨入以理性的文明标志。然而，量化目的，它是将一切物质细化为有规范的尺度，有法定程序标准的——经典定位法器。

观其中国商周时期，那时候的华人祖先早就懂得以理性约定物象载体作为量化的法器，方有“度、量、衡”的诞生。（注：度，是计量长短。量，是计量对某物质的容量。衡，是计量轻重。）话又说回来，早在七千多年前中国双墩出土的古陶图文“十字坐标”符号系统，它已经具有原始建构与编制空间构造物象结构形态的定位制造之功能——‘经纬构件坐标术’，同时又能借用‘经纬构件坐标术’作为载体量化天下万象的定位法器之功能——‘经纬构件法器术’。其实，经典的“十字坐标”符号系统，乃人文原始结构符号系统之经典的定位制造与定位法器的双重功能及双重价值的定位系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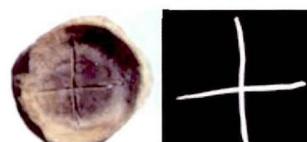
笔者认为，“十字坐标”符号系统在原始建构与编制空间构造中早就展示出它的经典力学、经典结构、经典功能、经典坐标、经典古法之功能价值。也就是说，唯有存在的东西，方决定了存在的东西所具有的功能与价值。为什么“十字坐标”符号系统，既具有‘构件坐标’符号系统，又具有‘构件法器’符号系统的双重功能与双重价值的身份？其实，天下之道，就在于知其一点，方能举一反三。这就是人的天性之本领。

笔者将通过考证古陶图文“十字坐标”（十）符号系统与人文原始结构符号系统之间的文化涵义的发生形成，方能揭示、演绎、佐证古陶图文“十字坐标”（十）符号系统，乃人文原始结构符号系统之独立的、独特的结构形式、结构力学、结构功能、结构价值、结构规律的符号系统；方能揭示、演绎、佐证古陶图文“十字坐标”（十）符号系统，蕴藏着东方华人的原始制造与原始‘哲学’思维文化涵义的发生形成的文化之母本。同时，又能印证东方华人创建了唯一的、经典的‘哲学坐标’符号系统。

中国古陶图文“十字坐标”符号 中国古陶图文第一时期：双墩文化（约距今有7300—710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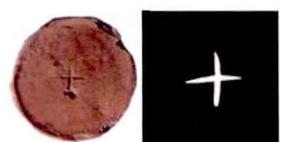
陶文‘十字形’（双墩86T0720③：78）



陶文‘十字形’（双墩92T0722（29）：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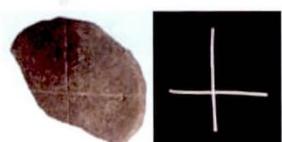
陶文‘十字形’（双墩92T0521（18）：24）



陶文‘十字形’（双墩92T0722（24）：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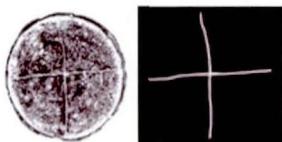
陶文‘十字形’（双墩91T0719（19）：58）



陶文‘十字形’（双墩92T0523（10）：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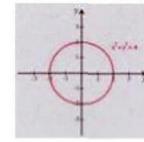
陶文‘十字形’（双墩86T0820③：54）



陶文‘十字形’（双墩86T0820③：27）



陶图文‘十字中圆形’（双墩91T0621⑨：109）



(当代‘地理坐标’图)

【“十字坐标”符号生成公式：[— + |] = (十)符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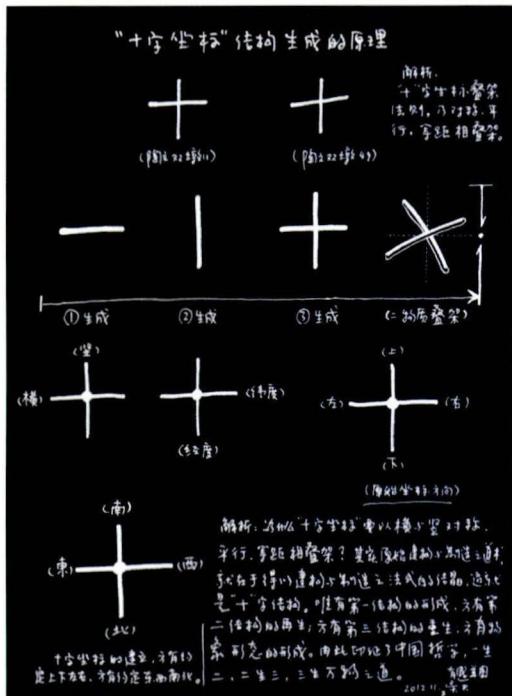
纬度：是地理坐标中的横坐标。经度：是纵坐标。

注：解读：地理坐标是用经度、纬度表示地面点位置的球面坐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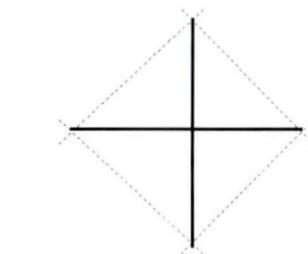
(东西方向，所有纬线长度不相等，纬线标注的度数就是纬度；赤道纬度为零，赤道以北为北纬，以南为南纬。在地球仪上，经纬线相互交织构成经纬网，用经度、纬度表示地面上点的位置叫地理坐标。)

古陶图文“十字坐标”符号生成原理

‘举拆’硬性物质的“十字建构坐标”生成四角攒尖空间构造的棚居



①考中国古陶图文“十字坐标”生成的原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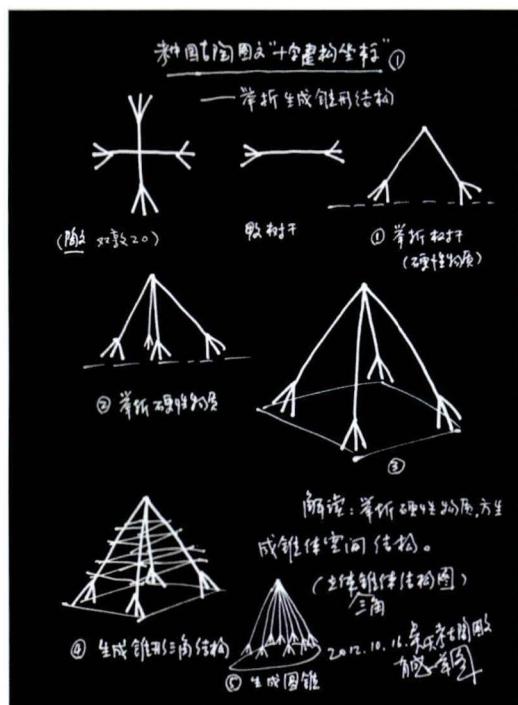


A. (“十字建构坐标” (十) 符号俯视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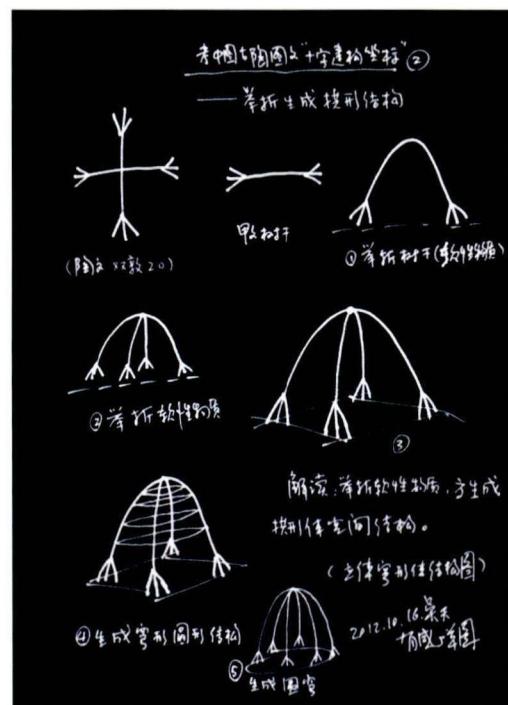


B. (“十字建构坐标” (十) 符号立视图)

②考中国古陶图文“十字建构坐标”——举拆硬性物质生成锥形结构



③考中国古陶图文“十字建构坐标”——举拆硬性物质生成锥形结构



④考中国古陶图文“十字建构坐标”——举拆软性物质生成拱形结构

考释古陶图文“十字坐标”与“罗经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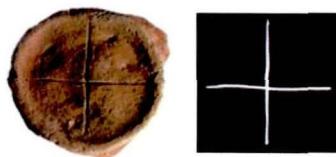
由于汉阳陵出土的‘罗经石’(十)，让众人惊喜，又让学者各有各的说法。或称石上立社主，或称石上立景帝之主等等。笔者认为，‘罗经石’(十)出土于汉阳陵建筑遗址的怀中。这一点足以印证‘罗经石’(十)，既具有建筑定位制造的实用价值，又具有以‘十’字结构符号作为祭祀价值。如是说，是否称石上立社主，或称石上立景帝之主，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为什么建构者要选定以‘十’字结构造其大尺度(183MM×18MM)，刻有标准的、规范化的‘罗经石’？为什么建构者要约定将‘罗经石’放在汉阳陵建筑遗址的怀中？仅凭这两点，足以印证西汉时期的建构者怀着对‘罗经石’崇拜之情结。笔者认为，以‘十’字结构构造其大尺度的‘罗经石’，既具有建筑定位制造的实用价值，又具有以‘十’字结构符号作为祭祀价值。其实，汉阳陵出土的‘罗经石’(十)，它已经具有独特的“十字坐标”符号的象征性。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

正是这一点，笔者选择了中国双墩出土的，有着七千多年的古陶图文“十字坐标”符号实物与两千多年前的汉阳陵出土的‘罗经石’(十)实物相比较，二者之间有着根连的血脉联系，有着相通的意象属性。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话又说回来，‘罗经石’沉睡在建筑遗址之怀，肯定印证‘罗经石’(十)是作为建筑奠基与祭祀的坐标石。

据新华社西安分社2000年12月6日报道：“经过汉阳陵出土的‘罗经石’，仍以‘十字’结构作为建筑测量坐标石。(汉阳陵始建于公元前153年至公元前126年竣工)经近年来坚持不懈地勘探和发掘，考古专家普遍认为，曾被测绘部门确定为世界上年代最早的测量标石——汉阳陵的‘罗经石’，不单单是一块建筑用的测量标石，更应是一处大型礼制性建筑的重要构件。根据其两条线所指的方向与现在国际通行的经纬线所示方向相差不过0.1度，专家认为它是为建筑汉阳陵而修的测量标石，但是，随着汉阳陵考古勘探、发掘工作近年来的不断深入，考古专家对‘罗经石’的真实用途产生疑惑，并终以翔实的考古学资料证明：‘罗经石’遗址是汉阳陵陵园内的一处大型礼制性建筑。”

观其，汉阳陵出土的‘罗经石’与古

陶图文“十字坐标”符号的基本结构形态，二者乃通意、通象。这一点不得不让我们后生们感到庆幸、惊喜；不得不让我们后生们敬畏祖宗之智慧；不得不让我们建筑人、制造人、古文字学者深思定位制造与定位法器的双重功能及双重价值的经典制造术——“十字坐标”符号(‘经纬构件坐标术’·‘经纬构件法器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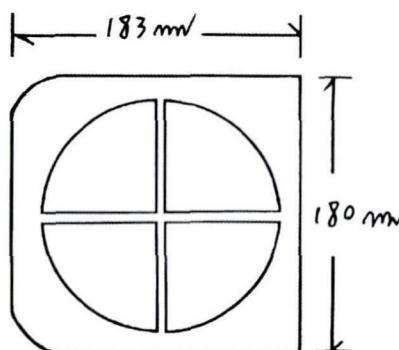
陶文‘十字形’(双墩92T0521(18):24)

中国汉·阳陵出土的“罗经石”

中国汉西时期(汉阳陵始建于公元前153年至公元前126年竣工)



①汉·阳陵出土的“罗经石”
是以“十”字结构作为建筑测量坐标石



②汉·阳陵的“罗经石”
是以“十”字结构作为建筑测量坐标石

考释古陶图文“十字坐标”符号生成原理与哲学的关系

何为中国哲学？到底中国最早时期的原始‘理学’，或原始‘哲学’思维方式的文化涵义及发生形成的雏形之母本，起源于何时、何处、何物？迄今为止，古往今来的‘哲学’史学者还没有为我们提供最早时期的、最可靠的原始材料依据，可以说还没有涉足到这一课题的研究。其实，中国‘哲学’思维方式的文化涵义及发生形成的雏形之母本，就养藏在中国七千多年前的古陶图文“十字坐标”符号系统与三千多年前的‘甲骨文字’符号之怀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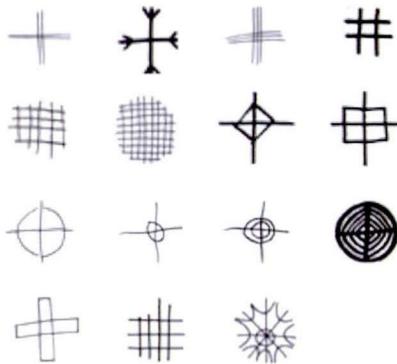
在两千多年前，老子的《易经》讲：“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老子的《道德经》讲：“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之经典论语，早就被华人称之为中华‘哲学’的典范。然而，这一经典论语，至今仍无人找到解读经典论语的经典史料。笔者有幸在考证中国七千多年前的古陶图文“十字坐标”符号系统与三千多年前的‘甲骨文字’符号中，发现老祖宗以理性认知制造万象的古法、古义之道术，造其了古老的、经典的“十字坐标”符号系统；发现老祖宗以理性认知造字的古法、古义之道术，造其了古老的、经典的‘甲骨文字’符号。唯有这些古老的、经典的图文符号史料，方能准确地、生动地、通俗地解读老子的经典论语之说。换言之，其实古老的、经典的“十字坐标”符号系统，足以印证老祖宗在制造万象的实践中，早就得以‘制造哲学’之智慧、之觉悟；足以印证老祖宗在造字的实践中，早就得以‘造字哲学’之智慧、之觉悟。笔者认为，唯有这些古老的、经典的图文符号史料，方能与我们后生对话、通心。

在今天，唯有七千多年前的中国双墩出土的古陶图文“十字坐标”符号系统的生成原理与中国殷商‘甲骨文字’符号的生成原理，方能印证中国最早时期的、原始的‘哲学’思维方式的文化涵义及发生形成之雏形。准确的讲，中国最早时期的原始‘哲学’思维方式的文化涵义及发生形成的雏形，就养藏在人类原始‘制造哲学’与‘造字哲学’之中。其实，人类的一切理论之说和理性符号系统的建立，都源于实践出真知，乃开启天下理学之光。

从‘哲学’思维层面来讲，其实，天下‘哲人’与‘哲学’的诞生，非异想天开方能成就。换言之，唯有来自精神与

物质的高度文明程度之觉悟；唯有得以自然之道、生存之道、人文制造之道术，方能在形而上获得‘理学’之大道。也就是说，唯有古老的、经典的古陶图文“十字坐标”（十）符号系统与‘甲骨文字’符号的意象之道术，方能诠释老子的经典哲学论语。

‘经纬构件坐标’符号系统



（中国古陶图文“十字坐标”符号系统出自中国双墩与马家窑出土古陶图文）

在此，笔者将以考证老子的哲学论语与中国古陶图文“十字坐标”（十）符号及派生的“十字坐标”（十）符号系统的结构形式，来揭示、演绎、论证中国最早时期的原始‘哲学’思维方式的文化涵义及发生形成的雏形之母本，方能洞见原始哲学与原始空间构造的结构形式之间有着通心的意象，有着血脉的联系。其实，中国双墩出土的，有着七千多年前的古陶图文“十字坐标”（十）符号系统，早就养藏着中国最早的原始‘建构哲学’思维方式的发生形成的雏形之母本；早就养藏着老子的《易经》、《道德经》的哲学思维形式。在此，笔者不得不问，为什么早在七千多年前的古陶图文“十字坐标”（十）符号系统与两千多年前的老子哲学论语有着通心的意象，有着血脉的联系？为什么古陶图文“十字坐标”（十）符号系统养藏着原始哲学？观其，中国哲学史最早的原始‘哲学’思维方式的发生形成的雏形的原始材料，迄今为止，中国哲学史学者还没有为我们提供最原始的、最可靠的依据。其实，当代中国哲学史学者仍局限于老祖宗的经典论语的原本与自我认知经典论语的觉悟，而反复无常的就事论事……。然而，对于中国哲学中某些经典

论语的原始材料的考证与研究，仍以先秦后期的原始材料作为依据。这是不够的。在今天，我们只有跟随出土的考古报告，去考证、去研究最早的、最原始的、最可靠的材料依据，方能找到中国哲学中某些经典论语的答案。

哲学诞生之初，是建立在以理性认识世界万象的高度思辨之觉悟；是建立在国家及种族部落所具有相当发达的生产力水平、相当发达的科技水平、相当高的文化素质及独特的社会状态的背景条件下，方是发生形成的前提。所以说，只有达到精神与物质的高度文明程度才会有哲学的萌生。其实，人类最早时期的、原始的‘哲学’思维发生形成的雏形之母本，就来自于实践经验的‘结晶’之道。唯有实践经验的‘结晶’之道，才有‘哲学’思维发生形成。然而，中国最早时期的、原始的‘哲学’思维发生形成的雏形之母本，就养藏在七千多年前的、经典的古陶图文“十字坐标”符号系统；就蕴藏在人类原始建构与编制空间构造的古法、古义之道术、之遗物。

在此，笔者将以考证老子的哲学论语与中国古陶图文“十字坐标”（十）符号及派生的“十字坐标”（十）符号系统的结构形式，来揭示、演绎、论证中国最早时期的原始‘哲学’思维方式的文化涵义及发生形成的雏形之母本，方能洞见原始哲学与原始空间构造的结构形式之间有着通心的意象，有着血脉的联系。其实，中国双墩出土的，有着七千多年前的古陶图文“十字坐标”（十）符号系统，早就养藏着中国最早的原始‘建构哲学’思维方式的发生形成的雏形之母本；早就养藏着老子的《易经》、《道德经》的哲学思维形式。在此，笔者不得不问，为什么早在七千多年前的古陶图文“十字坐标”（十）符号系统与两千多年前的老子哲学论语有着通心的意象，有着血脉的联系？为什么古陶图文“十字坐标”（十）符号系统养藏着原始哲学？观其，中国哲学史最早的原始‘哲学’思维方式的发生形成的雏形的原始材料，迄今为止，中国哲学史学者还没有为我们提供最原始的、最可靠的依据。其实，当代中国哲学史学者仍局限于老祖宗的经典论语的原本与自我认知经典论语的觉悟，而反复无常的就事论事……。然而，对于中国哲学中某些经典论语的原始材料的考证与研究，仍以先秦后期的原始材料作为依据。这是不够的。在今天，我们只有跟随出土的考古报告，去考证、去研究最早的、最原始的、最可靠的

材料依据，方能找到中国哲学中某些经典论语的答案。

哲学诞生之初，是建立在以理性认识世界万象的高度思辨之觉悟；是建立在国家及种族部落所具有相当发达的生产力水平、相当发达的科技水平、相当高的文化素质及独特的社会状态的背景条件下，方是发生形成的前提。所以说，只有达到精神与物质的高度文明程度才会有哲学的萌生。其实，人类最早时期的、原始的‘哲学’思维发生形成的雏形之母本，就来自于实践经验的‘结晶’之道。唯有实践经验的‘结晶’之道，才有‘哲学’思维发生形成。然而，中国最早时期的、原始的‘哲学’思维发生形成的雏形之母本，就养藏在七千多年前的、经典的古陶图文“十字坐标”符号系统；就蕴藏在人类原始建构与编制空间构造的古法、古义之道术、之遗物。

其实，读读老子的《易经》：“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之说，方能见到中国古陶图文“十字坐标”符号系统中，如‘木’生两仪，乃之乾坤（ 一构件上下两端），两仪生四象，乃之东西南北（ ），四象生八卦，乃之东西南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 ）。

解读老子《易经》：“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易经》意象生成公式：

$$(\text{‘木’}) = \boxed{\text{——}} \text{——} \boxed{\text{——}} \text{——} \boxed{\text{——}}$$

(古陶图文)

再读老子的《道德经》：“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之说，方能见到古陶图文“十字坐标”符号系统派生的“井字坐标”符号系统中，如一“十”字生二，乃之“井”（ 十 井 ）字，二“井”生三，乃之“井”字系统（ 井 ），三“井”生万物，乃“井”字结构系统（ 井 井 井 ）。

解读老子《道德经》：“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道德经》意象生成公式：（‘十’） = + + + + + + + +

再读老子的《道德经》：“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之说，方能见中国殷商出土的甲骨文字中，如一‘木’（ 木 ）字生二，乃之‘林’（ 林 ）字，二‘木’生三，乃之‘森’（ 森 ）字，三‘木’生万物，乃之‘木’字偏旁的符号系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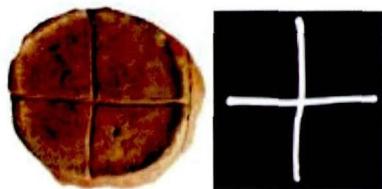
解读老子《道德经》：“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道德经》意象生成公式：(‘木 =
木 — 林 — 森 — 楚 萍 麦 苑)
(甲骨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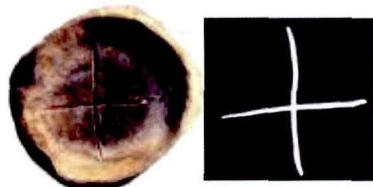
可以肯定的说，以上三点考证，足以印证中国早在七千多年前的古陶图文符号与早在三千多年前的甲骨文符号史料，就蕴藏着中华民族最早时期的、原始制造经验与原始‘哲学’思维方式的形成；足以印证中国双墩与殷商华人早就具备精神与物质的高度文明程度，早就懂得制造结构与图文结构的文化审美标准，早就具有以原始‘哲学’思维理性认知天下万象，才有中国古陶图文“十字坐标”符号系统与甲骨文符号史料的诞生。笔者认为，唯有这一证据，算得上中国最早时期的原始的‘哲学’思维方式的文化涵义及发生形成的雏形之母本，同时，方填补中国‘哲学’史的空白点。而有助于将中国‘哲学’史的界定时期，往前推到七千多年前。

A.考古陶图文“十字坐标”符号与老子《易经》意象生成‘制造哲学’的原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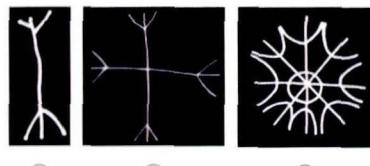
老子《易经》：“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陶文‘十字形’ (双墩86T0720③: 78)



陶文‘十字形’ (双墩92T0722 (29): 51)



① ② ③

起点 → 终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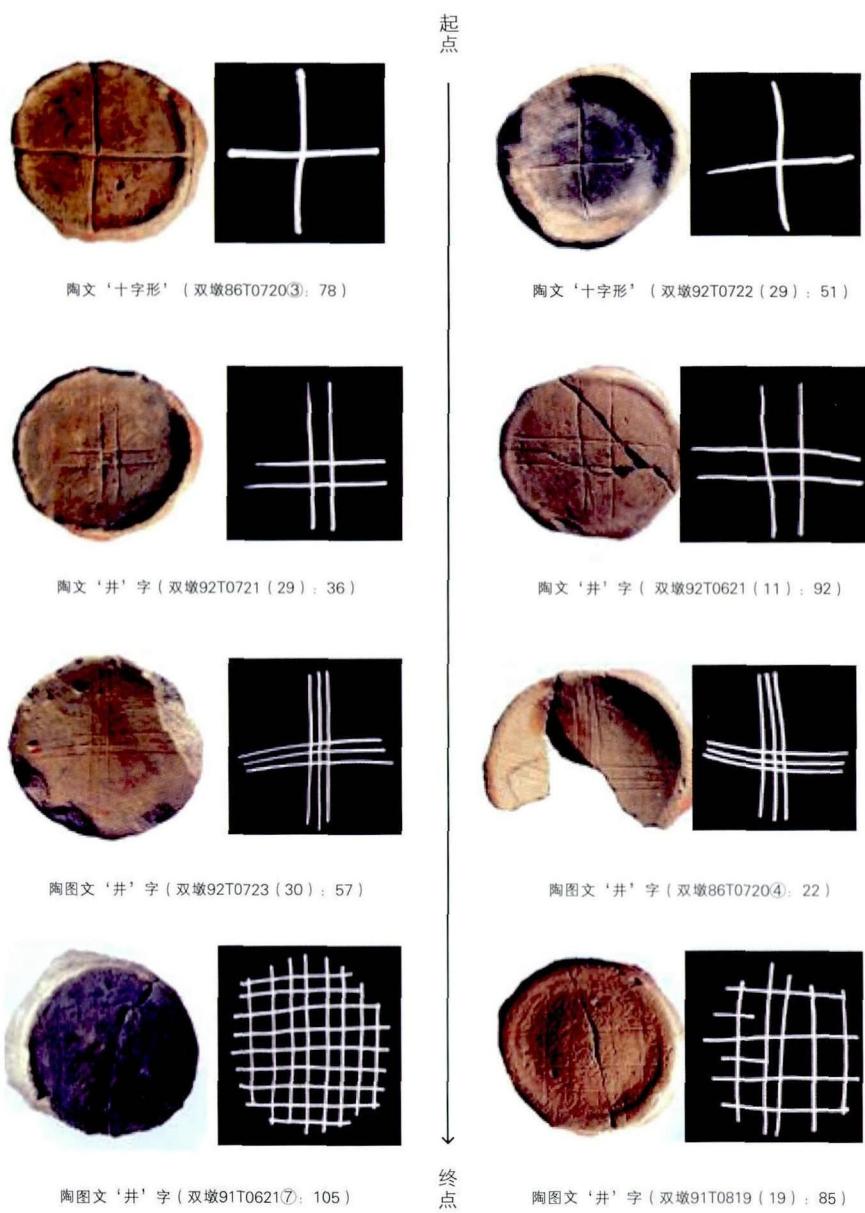


①陶文“木”字
(双墩86T0820③: 49)
②陶文“木字建构坐标”
(双墩86发掘品: 89)
③陶文“米字建构坐标”
(双墩92T0723 (11): 67)

古陶图文“十字坐标”符号系统生成原理
中国古陶图文第一时期：双墩文化（约距今有7300—7100年）

B.考古陶图文“十字坐标”符号与老子《易经》意象生成‘制造哲学’的原理

老子《道德经》：“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古陶图文“十字坐标”符号系统生成原理
(中国古陶图文第一时期：双墩文化（约距今有7300—7100年）

C. 考陶文甲文‘木’字与老子《道德经》意象生成‘造字哲学’的原理

老子《道德经》：“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①陶图文‘木’字 (双墩86T0820③: 49)



②甲文‘木’字 (库226一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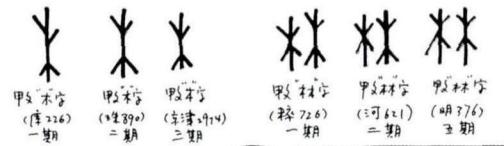


③甲文‘木’字 (珠890二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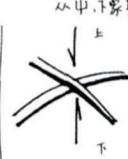
考中国古陶图文“木”字建构坐标“结构生成原理”

——陶文与甲文“木、林、森”字的比较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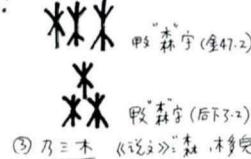
何为“木”字建构坐标？其实，中华民族在造物与制造中获得上古先贤以“树干+横竖相叠+聚”形成的“十字”树根结构，方确定“十字”为木质结构形式，乃“结木”之坐标，乃建构于制造之坐标。



① 乃一木
《说文》：木，冒也。冒比而生。
从木，下穿其根。



② 乃二木
《说文》：林，平土有木者曰林。
从木二木。”



观其随文小写“木、林、森”字索形，二者之间有着血脉的关系，角着木质结构关系。这就是以“树干”作为文字。由此，方能印证七千多年的陶文与三千多年的殷，乃之共同属性。其实甲文“木、林、森”字只表明树干的多少，而随文者明以树干建构坐标。

育德图书馆 2012.10.28.



① 甲文“木”字
(库226一期)



② 甲文“林”字
(粹726一期)



③ 甲文“森”字
(金47.2)



④ 甲文“森”字
(后下3.2五期)

起点 → 终点



① 甲文“蒿”字 (hao)
(掇2. 242二期)



② 甲文“蒿”字 (hao)
(蕕10. 10五期)



③ 甲文“槁”字 (gao)
(拾5. 13三期)



④ 甲文“槁”字
(拾5. 13三期)

起点 → 终点

